

太上道德經解

太上道德經解序

夫至人能爲至文。至文卽寓至理。維我太上至哉人乎。伏讀尊經。至哉文乎。而解人不易索。正恐至理之終晦也。乃或有謁殿而陳曰。神寶道德經。自漢迄今。名公鉅卿。文人學士。注釋累數百餘家。編在道藏。各抒所見。均爲尊經之補。雖樹論不同。而未始不羽翼乎道統也。余曰。然。至理至文。必須至解。諸家之解。亦云解矣。而非至也。解其所解。尙非道德尊經之本解也。卽非吾之所謂至解也。一日

玉清內相孚佑帝君來訪余。袖出尊經注釋。余披而細

閱之知爲

人尚仙祖闡揚奧旨。不離乎道。不泥乎道。就文解意。淺近無非高深。俾于萬世後。能領略此尊經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而言綱仙譜。卒亦莫能踰越其範圍。其解乃至解也。以至文而得至解。斯至理不終晦。而至人日益尊。吾旣佩服乎至文。吾尤愛慕乎至解也。猶憶曩時與呂帝同訂天經。改訛正誤。筆削俱出。

呂帝手而余第總其成。固知

呂帝誠屬仙才。而今又閱羣才之注。則信乎仙才之筆。

非塵凡之所得比並而至文賴之以明。至理緣之以發。
洩也。九天開化司祿文昌敬序。

序

嘗見世間暴棄者流其於遂深奧秘之言。動云不求深解。又曰吾以不解解之。如此等輩。譬甘絶於幽暗中。而不求見天日之光者也。然或自騁管見解其所解。究非作者之所謂解。豈遂許其能羽翼經傳也乎。則甚矣至文之必需至解也。恭惟

神寶大天尊道德尊經凡五千言。由漢唐以來。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文人學士。注者不一家。而於尊經之末諱。有牽扯內功。離而去之者。有拘文牽義。泥而執之者。有瑕瑜互見者。有顯晦各半者。皆不獲見全璧。近日遊紫

雲觀得見同班

八洞仙祖依至理以闡經。按章逐句無字不晰。無文不貫。絕不作一奇異語而。

太上當年作經之本義。於是乎昭然若揭。世人能本此注以體此經。則以之爲已爲人。順而祥愛而公矣。以之爲天下國家。亦何所處而不當哉。如此者。斯謂之正解。斯謂之妙解。亦斯謂之至解也。自有至文以來。其不可無是至解也夫。

大羅班首同袍道弟蘇朗敬序

序

記有之。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固也。而吾謂作不足以詣千萬世法。非聖也。述不足以廸千萬世心。非明也。則甚矣。作固難。述尤難也。惟我

神寶太上當周季出函谷關。關尹知爲異人。懇著道德經。凡五千言。分爲八十一篇。或長言之。或短咏之所爲。正心誠意之功。修齊治平之略。罔弗備具。非專爲黃冠者立論也。第其後申韓之徒。有竊其說而以刑名法術治世者。其究流於刻薄寡恩。後世病申韓。因而病之。嗟乎。我

太上道德尊經昭如日月。曾見有刻薄寡恩之說。而著於篇帙也哉。是此經不顯於天下。後世者述者之無人也。雖由漢迄明。注尊經者不無百家。而或泥於經而注之。或離於經而注之。非牽強而扭合。卽附和而雷同。其於我

太上經論本旨。絕少脗合。則亦安賴是述乎。我八祖恐人心之終蒙將永晦。

太上之至道。一曰偶集碧雲洞中。相與合注經解。注成。漱口而捧讀之。直如從幽暗中出。忽見天清日朗。芋塞頓除。不鑿奇怪。不涉隱僻。就文解意。無注非中。而

太上當年著經之意。於是乎昭揭此而尚不謂述者之明乎。前有述者可弗論矣。後有述者蔑以加矣。是則不有

太上之作無以開

八祖之述也。抑不有

八祖之述。又曷以闡

太上之作哉。如

太上斯可以作亦惟如

八祖斯可以述也夫。

玉樞右宰宏教真君柳守元敬序

重訂全書宗正

太上道德經

讚

唐肅宗皇帝御製

晝見殊相。浮空浮色。道釋人天。作禮瞻奉。申命藻繪。
示諸郡國。

唐憲宗皇帝御製

大道之祖。上德之母。王者之師。生民之父。施教中華。
禮傳尼父。西出函關。化胡成佛。惟天之覆。萬物並育。

宋真宗皇帝御製

大哉混元。超乎形氣。先天而生後天。五千立文。立教垂世。萬劫常存。道尊德貴。

宋仁宗皇帝御製

大哉至道。無爲自然。劫終劫始。先地先天。含光默默。永劫綿綿。東訓尼父。西化金仙。百王取則。屢聖攸傳。萬教之祖。玄之又玄。

明太祖皇帝御製

心淵靜而莫測。志無極而何量。惚恍其精而密。恍惚其智而長。宜乎千古聖人。務晦短而云長。

曩者

八洞仙祖合注此經。予曾題誌數言。今門弟子將
孚佑上帝闡義。合而刻之。歸入集中。洵玄門之至寶也。
我

帝師於朝禮期外恒詣

太上宮聽法談。杏恩賜坐論領契最深。故此經之旨。得
仙注而始明。得我

孚佑帝師之闡義而益明。非如世解尋章摘句。又或多
牽引附會者之可比也。道德經本如太極。統會萬天。
各隨境地。示現不同。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使人

因其分量而自爲會入。予於此闡義合注亦復云爾。

宏教弟子柳守元熏沐題詞

重訂全書宗正

太上道德經解

河上公章句

孚佑帝君全經闡義

八洞仙祖分章合注

體道章第一

道元始一炁可道。非常道。

道本無言長養萬物可名擬議便非名不可知識

非常名。

愈探愈深愈執愈失

正陽帝君注曰。此道字在孔子言則爲後天。中庸云。道之大原出于天。是有天而後有道。非後天而何。若以太上言。則道字乃先天之道矣。惟有道而後有天。

所謂道生天地是也。故是經開端便云。道若可道。非常道也。可道卽後天之道。非常者。如著在一邊。就在一邊。不能渾蓋包羅。若大道則不可道也。惟不可道。道斯常周。而名亦如之。名卽仁義禮智之名。其生此仁義禮智者道也。謂之仁。謂之義。謂之禮。與智。便落後天。而仁不能通乎義。禮不能通乎智。是所以無常名也。而所以仁。所以義。所以禮。與智。則不可名。其不可名者。道而已矣。

無_{蕩蕩難名}天地之始。純亦不已有_{太極分真}萬民無得稱_{有名曰道}萬物之母。_{陰陽莫測}故常無欲以觀其妙。無心運化常有_{本流未}養育羣生。

欲以觀其微。守中抱一。
有意操持。

又曰。無字一讀。無卽所謂無極也。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麗于無。非天地之始乎。有字一讀。有卽所謂太極也。惟有道而後萬物生。無趨于有。非萬物之母乎。常無一讀。無何以見妙。無不終。無微妙不可端倪。故欲觀之。蓋是無非蹈空之無也。常有一讀。微者微也。盡也。卽所謂遍也。凡物有不能遍。其不能遍者。以所植之淺也。惟道則常有。有根于無。從無生有。有斯不窮。不窮斯微矣。而要非迹象之有也。故欲觀之。

此兩者。執其兩端。空空如也。同出而異名。一分造化。性盡。

至命體。玄之又玄。形神俱妙。妙之門。悟由此入。
用一源。無中生有。衆妙之門。妙用難量。

又曰。兩卽有無之兩。無此道也。有此道也。謂之同出而或以無名。或以有名。名則異矣。玄者深遠無極之所出。有入無道之神妙。若此欲不謂之玄也。能乎。然第謂之玄。則猶可以迹象求也。毛輶有倫。是也。至立之又立。則鮮所測度。所謂無聲無臭。是也。非至而何。然又不終于無。衆有皆從此化化生生。故曰衆妙之門。

養身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自揚已美。使彰顯也。斯惡已。有危亡也。皆知善之。

爲善。有功。斯不善已。人所爭也故有無相生。無必生。有必歸。無難易。

相成。

先難後獲見易爲難

長短相形。

道本無形。自相長短。

高下相傾。

天旋地轉安得

高下音聲相和。一風萬籟。

前後相隨。

往古卽今來今卽古

正陽帝君注曰。大道不滯形迹。不分畛域。不落意見。渾渾淪淪。固無所爲惡。並無所爲美。固無所爲不善。並無所爲善。故舉有無難易長短等一切渾于不見。省却多少牽扯煩擾。天下人不知此中妙諦。知美則以爲美。殊不知則有不美者存。知善則以爲善。殊不知則有不善者在。相形之下。遂生出有無等許多弊竇來。何如大道不知之爲得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恭已而治。行不言之教。天何言貴乎。自然。行不言之教哉。道寓

物

又曰。爲亦事也。聖人當事而行。初無爲之之心。行所無事是也。當言而言。亦無言之之心。四時行焉。是也。故曰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萬物作焉而不辭。忘其物生而不有。忘形爲而不恃。忘情功成而弗居。忘其所自

又曰。作興起也。萬物於我待作。書曰。作新民。御世者所不辭也。然雖不辭。而實不有不恃。不居。

夫惟弗居。緣空是以不丟。真一常在

又曰。此卽顏子無伐無施之謂。總是理會得無字親切精妙故耳。聖人旣弗居功。彼萬物日遷善而弗知矣。又何去之有哉。

安民章第三

不尚賢

德聖棄智

使民不爭

大公無我

不貴難得之貨

伯牙棄利

使民

不爲盜

戒得勸賢

不見可欲

非禮勿視

使心不亂

轉物應機

是以聖人

之治

修身爲本

虛其心

遭欲全心

實其腹

直養全命

弱其志

致柔全神

強其

骨

保精

全形

正陽帝君注曰。聖人之治。總是講的箇淡泊無爲。所以賢不尚。貨不貴。欲不見。胥天下而渾之心者。神明。

之宰。自是要虛而腹則何以要實。蓋腹者心所宅也。
宅弗安。則天君亂。故虛心而實腹。若志則腎所藏也。
而骨則爲腎之餘。志妄動。則強而肆欲。骨斯以痿。聖
人知此。故弱其志以强其骨。

常使民無知無欲。返樸守淳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絜矩從心無假作
爲無爲。寂然不動則無不治。感而遂通

又曰民之多故。總緣於有知有欲。是以紛紛不靜。惟
常使人知欲盡泯。則共遊渾噩浩蕩之天。而天下何
不治之有。其曰使夫知者不敢爲。猶云智者無所用
其謀而已矣。

無源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

太虛同體

或不盈。

謙不自滿

淵兮似萬物之宗。

淵其淵

萬物資始

正陽帝君注曰。道字一讀冲。字一讀冲卽冲虛無欲。之冲猶寂然之謂。以寂然之道。用之於世。似乎不能。盈滿宇宙。而不知其淵淵。其淵爲百川之所歸。注是故萬物所宗主也。曰似者。亦謙言之耳。

挫其銳。

知止飲神

解其紛。

不隨世變存神

和其光。

退藏於物存神

同其塵。

混心於物存神

兮似若存。

存於無

又曰。人不知道立於無。是以銳而求之。紛而求之。愈

求而愈失。其去道也遠。是以聖人銳則挫之。紛則解之。道備於躬。光輝自應。遠耀而又不欲過於表著。以凌物用。是和其光焉。以同其塵。夫塵不解者也。烏乎同之。然不同則又矯異矣。伯夷之清。非至道也。湛卽湛寂。清靜之謂。惟湛寂則道無弗存矣。似亦謙辭。吾不知誰之子。一元无上象帝之先。超踪造化。惟道獨尊。

又曰。大道若此。其果誰之子乎。曰象帝之先。夫帝已先矣。又曰象帝之先。則是先而又先。卽上所謂玄之又玄是也。

天地不仁。無心施化以萬物爲芻狗。任其自然。聖人不仁。法天以無爲。

百姓爲芻狗。順帝之則

正陽帝君注曰。不仁。非謂天地聖人之不仁也。言天地無心成化。萬物皆沐其仁。而天地究未嘗有心仁之芻狗祭物。束草以作犧牲。祀則奉之。過則棄之。言無所繫戀也。天地之仁萬物。亦若是焉而已矣。聖人之於百姓也。亦然。

天地之間。

塞乎兩間
優優品類

其猶橐籥乎。

空洞虛中
太和充溢

虛而不屈。

中通直外。動而愈出。

應變無窮

又曰。橐籥不動則寂。有感皆通。天地之化如之。蓋惟

虛其中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

多言數窮

希言養氣

不如守中

允執厥中

又曰。多言者。卽煩稱博引之謂。與其多言而不適於道。何如守中之爲貴乎。中卽允執厥中之中。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皆根是以御世。太上之言。乃範圍曲成。不過不遺之道。而後世乃以老氏別之。不亦謬哉。

成象章第六

谷神不死。

虛靈不昧

是謂玄牝。

一陰一陽

正陽帝君注曰。谷空其中。可謂虛矣。而猶有形之可

見不得謂之神也。惟道旣麗於虛而形迹胥泯。此所以謂之神。其曰不死者。死者生之返物。反而歸則曰死。若道未見有生。則亦安見有死。故曰。谷神不死。牝以生物得名。曰玄牝者。生物而不見其生之之迹。是牝而實玄矣。

玄牝之門

念頭起處

是謂天地根

呼吸接天根基

又曰。玄雖麗於無。而實陽神之所宅也。牝似麗於有。而卽陰神之所主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然則玄牝之門。非卽天地之所托始乎。且陰陽無形無象。而靜闔動闢。正無非陰陽也。門司闔闢。故以是况之。

綿綿若存。川流不息用之不勤。虛閒無用

又曰：綿綿者，微而不絕之謂也。牝雖至微妙而端緒恰自絡繹不絕。曰：若存者，不見其存而實有存者，在勤訓窮此其所以用之而無終窮也。

韜光章第七

天長地久。萬古長春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本無生滅故能長生。不遷不變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陰陽變通以其不自外其身而身存。成物成己非以其無私耶。天地同根故能成其私。

萬物同體

正陽帝君注曰：混沌鑿而兩儀奠。何代不有天地。何

時不有天地亦何人何物不共戴此。天地長莫長於此。久莫久於此。所以謂之天。長地久而要之。天地之所以能長久者。以其生物而無生之之心。不自生。不自以爲生也。故能長生。萬物聖人本是以法天地。不自有其身而後之。不自愛其身而外之。凡所先者皆人之事。所自內者皆人之圖。乃被其澤者無弗歸之。是不先身而身自先矣。外其身而身存矣。要其所以致此者。非以其無自私也耶。夫惟無私。故能成其私。其私卽家齊國治天下平之謂。王者以此爲私。非無自私。安克以成其私哉。

易經章第八

上善若水性猶水也水善利萬物而不爭隨方遂圓不爲物忤處衆人之所惡以柔處卑故幾於道動微吉先居之靜壽其庶幾乎

正陽帝君注曰道生德德生善善自德生故曰止善其曰若水者天一生水德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爲水也斯二者皆從無以趨於有是之取譬水利萬物而不與萬物爭功處衆人之所惡者惡訓忽言衆被其澤而忽而不知其澤此水之所以幾於道也而聖人之上善如之

居善地利物無澤心善淵容物有養與善仁生物不盈言善信應物勿爽政

善治化物事善能成物動善時順物

清平事善能曲直動善時順物節度

又曰居善地者言水自高趨下必有歸宿是也非善地而何心善淵者其源不窮其流不竭也非善淵而何與善仁者恩波廣沛放之皆準是也非善仁而何言善信者導則流塞則止也非善信而何政善治者可優渥田疇滋潤枯槁是也非善政而何事善能者可大可小可短可長是也非善能而何動善時者冬則堅凝春則泮釋是也非善時而何而上善與之同焉此節俱是雙關語雖祇言水而言上善在其中

夫惟不爭卑以自牧故無尤有善

又曰此二語亦承上就水言水之所以備諸善者以其利萬物而不爭故也夫惟不爭故人皆不得而尤之矣不知上善者曷弗取鑒於水哉

運夷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天道虧盈而益謙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地道

流謙
變盈而

正陽帝君注曰大道惡盈當其盈而用力持之持之是也而不免於持之迹矣何如不盈之爲貴乎故曰不如其已大道戒銳當其銳而揣之揣之是也而不免於揣之心矣揣是強制之法踰時又將復然故曰

不可長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鬼神害盈而福謙

富貴而驕。自貽其咎。

人道

惡盈而好謙功成名遂身退。

君子有終

天之道。

天地合德

又曰。金玉從富貴來。世之享富貴。擁金玉者。何以不克。終而守乎。以其驕也。驕緣於貪。貪斯戀戀而不能去。故凡抱遠識者。於功成名遂之後。則亟思退恐盈滿之爲害也。則此箇退字。是乃天之不盈之道。漢留侯深知此道。故終身不殆。若越之文種。吳之子胥。其不知退者矣。

能爲章第十

戰營魄

神凝志道
不爲物遷抱一

能無離

二物混成
如母攜嬰

正陽

帝君注曰魂魄人之所各麗於身者也易曰精

氣爲魂游魂爲變變者神也營訓止魂屬陽精而神

焉魄屬陰雜而止焉是之謂營魄載者以魂載魄也

魄載魂則魄爲政而嗜慾攻取將漓其性若魂載魄

則魂爲政而虛靈不昧曰見其天抱一者抱此不二

不雜之真能無離言神與一不可以須臾離也

專氣致柔能嬰兒

真息悠悠
如保赤子

又曰氣卽形氣之氣而利害美惡分焉用之富則美
而利失所當則惡而害與其逞之失所不如歛之使

靜。靜卽所謂專也。且氣易隣於剛。剛者必折齒。剛是以易敝也。故旣專而又致柔能嬰兒者。赤子純一無僞。安於不識不知之天聖人之姿於無事。則亦如之。故曰能嬰兒。卽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之謂也。而生神章有云。熙頤養嬰童者。亦猶此意。

滌除玄覽能無疵。

不見不聞
鑑明塵淨

又曰。滌除者掃除雜穢也。聖人以無事爲福。故於雜穢一切掃除。而玄覽其高遠。日躋上達。則亦何非義之有。故曰無疵。

愛民治國能無爲

不動不變
時清道泰

又曰。民自具愛之之道。國自有治之之道。聖人如其道。以愛民亦如其道。以治國。所謂因物付物是也。而何待於爲。故曰能無爲。

天門開闔能無雌。

出有入無而不二

又曰。天門者。卽道之門也。道之開闔。動用自然範圍。不過曲成不遺聖人亦先天而弗違後天而奉時已耳。故曰能無雌。雌者守一之謂。卽君子而時中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

月皎冰融
黜聰屏智

又曰。齊治均平。明白四達。是所謂知也。然見以爲知。則有知之心矣。有知之心。則與本然之知判而爲二。

且如鏡照物者也。物來斯照。而鏡初無照物之心。故明白四達。雖知而究未有知也。故曰能無知。

生之畜之。

幹旋四德
長養羣情

生而不有。

道生萬物
無所取有

爲而不恃。

忘其

所以默
默昏昏

長而不宰。

泰然無我
一任天理

是謂玄德。

行修德備
脫體全真

又曰。聖人體道於無。所以生萬物。畜萬物。雖生而不自以爲有。雖爲而不自恃。雖長民而不自以爲宰。是謂無聲無臭之道。惟精惟一之道也。非玄而何。故曰

玄德

無用章第十一

三十幅共一轂。

象月之數
萬法歸心

當其無有車之用。

轂虛其中
所以運行

埏埴以爲器

陰陽往來而成造化

當其無有器之用

竭智盡物鑿

戶牖以爲室

萬象森羅同乎一天

當其無有室之用

誰不由戶莫非斯道故

有之以爲利

得此父母身爲用

無之以爲用

存我厥初無內無外

西華帝君注曰

太上教人總本箇無字立論是經八

十一篇惟此章揭明其旨太上無量度人經濟皆在

於此車有轂則必有輻轂一而已而輻則若是之多

似寡不可以勝衆乃轂則無爲而輻則自爲旋轉是

惟轂無爲而後有車之用也推之於器於室何獨不

然用器者自煩而器之質固無爲也謀室者恒擾而

室之象亦無爲也惟無斯有器之用室之用然則天

下之凡有者。不皆生於無乎。故沒箇有。則不足以見
無之大。而沒箇無。又安克以入有之細。所以末二語。
曰。有之以爲利。言有之固爲利矣。而實無之以爲用。
言不得這箇無。難以致用也。無之時義大矣哉。

檢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

志之所之。其機在目。

五音令人耳聾。

和氣去心。貪外喪內。

五

味令人口爽。

嗜於道味。忘其自然。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猿馬不定。

是定無所

歸宿。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志爲物轉。貴乎守一。

是以聖人爲腹。

收視返聽。

樂在不爲目。

眼被色眩。妄視泄精。

故去彼取此。

見性明心。悟道。

西華帝君注曰。目官司視。耳官司聽。口官司味。儒家

所謂氣質之性也。聖人與人。均共之。第聖人任理而不放性。衆人任欲以賊其性。遂致耽夫五色。五音。五味。而目於以盲矣。耳於以聾矣。口於以爽矣。性固如是哉。爽訓苦不特此也。彼馳騁田獵。以及難得之貨。聖人亦未嘗不欲。而當其際。總以鏡花水月付之。不致如庸衆之發狂而妨行也。所以古之達人爲腹。不爲目。蓋最貪者目也。然極意於貪。而究無處盛受。若腹則多寡皆能受矣。而究未有意於貪。聖人深味此義。故去彼取此。彼此卽指腹目而言。是緊接文法。

厭恥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

福兮禍伏知足不辱

貴大患若身

愛能勿勞知止不殆

西華帝君注曰。此二語乃一篇之冒。寵辱本是兩事。身與患亦是兩端。而開端輒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囫囵發此。真堪令人神聳。

何謂寵辱若驚。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寵爲下。有辱何辱。

居寵不寵

得之若驚。

富貴浮雲失之若驚。

患失防危可無大過

是謂寵辱若驚。

如蕩襟期無榮

無辱

又曰。此節正解首句。世人得寵而榮。僉以寵爲上。而不知寵實爲下矣。所以然者。寵乃辱之返。亦卽辱之因。從來受大辱者。未有不自大寵來。如是而寵不爲。

下乎。故得之則恐辱。連累以致失之亦恐辱。有未離其值此心驚宜也。然玩二若字亦虛狀之耳。非真驚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安危累心吾所以有大患者。迷却本得喪累性來勞形自爲吾有身。穢質不堪及吾無身。幻緣放下吾有何患。依然澄澈毋固毋我。天真自然

又曰。凡人莫不私有其身。卽莫不自謀其身。而謀身之餘。患不旋踵而至。總因有此身。適以患此身。與其有身而患及身。何如無身之爲愈也。吾苟無身。夫復何患。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

心猶人君

身同天下則可寄於天下。

百年過客萬物

愛以身爲天下者。

明德親民

乃可以託於天下。

君子篤恭

而天
下平

又曰。貴以身爲天下者。非自貴其身。乃以身爲天下之爲貴耳。愛以身爲天下者。非自愛其身。乃以身爲天下之爲愛耳。如此而尙不可以付神器哉。故曰可以寄於天下。托於天下。

贊玄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大象無形

聽之不聞名曰希。

大音希聲

搏之不得名曰微。

戒慎內晦

雖欲從之

未由也已

此三者不可致詰。受之以靜。

神會意領故混而爲一。回風混合以貫之。

西華帝君注曰。希夷二字人多罕解。故太上直揭其旨曰。曷爲夷。視之不見是也。曷爲希。聽之不聞是也。而微則人猶有能解者。雖能解之。鮮克象之。故又以搏之不得示焉。而要之夷卽希。希卽微。皆所謂玄也。名雖異而義則同。此所以混而爲一乎。中庸之不睹。不聞大雅之無聲無臭。悉本於此。

其上不皦。性靈其下不昧。神化

又曰。皦明也。與昧相對。世人多明於顯而昧於微。猶明於上而昧於下。聖人本玄以立極。不著於顯而立

於微故曰其上則不皦而其下偏能不昧。

繩繩兮不可名

絜矩之道
民無能名

復歸於無物

復見天心
存誠格物

又曰繩繩言相續而不絕也雖不絕而欲以名之究莫得而名之則亦終歸於無物而已非玄而何。

是謂無狀之狀

不見中親見

無象之象

親見中不見

是謂恍惚

渾沌

淪淪杳

冥若存

又曰既曰無狀又曰之狀是又有狀矣而究竟何狀乎既曰無象又曰之象是又有象矣而究竟何象乎若亡若存殆恍惚不可爲象矣其顏子瞻前在後之景象也耶。

迎之不見其首。瞻之隨之不見其後。

在前。忽然在後。

又曰真立恍惚若此。所以當其前而迎之。無首之可尋也。自其後而踵之。無迹之可見也。斯不亦幽深微妙妙也哉。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觀天之道能知古始。靡不有初執天之行鮮克有終

是謂道紀。

識得虛皇爲綱爲紀

又曰古今二字勿泥。物趨於有則爲今。道立於無則爲古。執古以御今。猶云本無以御有。非大道之綱紀而何。

顯德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

遯世不見聖者能之

微妙玄通

知微之顯

深不可

識。深藏若虛
不可得聞。

西華帝君注曰。微妙二語乃相連而及。惟微斯妙。妙斯玄。玄斯通。通斯深矣。而尚可測乎。古之善爲士者。本領以此。

夫唯不可識。

惟精

故強爲之容。

能近取譬

豫兮若冬涉川。

骨散

瓊寒

又曰。夫古之士。既深不可測矣。而終於不可測。天下後世。又曷以知有善士哉。故不得已而強爲之容。猶云強爲之表著也。然雖表著。而實則歛而不放。所謂

豫者戒而後動之謂。言不得已而動其動之逡巡畏縮。則有若當冬而涉川。是卽履薄臨深之義。

猶兮若畏四鄰。必慎其獨

嚴乎指視

又曰吐而仍茹曰猶。有動則有言。於不得已而言。而躡嚅不敢輕出諸口。若畏四鄰之或知也。

儼兮其若客。

毋不敬

儼若思渙兮若冰之將釋。

太和充溢

神悟心開敦兮

其若樸。

羣居閉口不違如愚曠

兮其若谷。

庶乎屢空億則屢中

渾兮其若濁

心與道冥和而不同

又曰儼端肅也。渙解悟也。敦誠篤曠清虛也。渾渾淪也。善士之言動謹飭如此。故其致躬端肅儼若客。如

見大賓也。聲入心通。解悟若冰之釋也。機械變詐之全消。敦厚而誠樸也。虛中以應。曠然若谷之有神也。至渾兮若濁。則亦和光同塵之意。必曰衆皆濁而我獨清。則是矯激之徒。大道不尙乎此。

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清者濁之源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靜者動之基

又曰。嗜慾之流。曰趨於動。而不復知有靜。枯槁之衆泥煞此境。而不復知有動。夫孰能止其濁。而從事於靜。以徐復本然之清明乎。亦孰能不久安。而從事於動。以徐得養生之道乎。是蓋不著動靜一邊。而有無

卷之三
相生之義益明矣。

保此道者不欲盈。虛者實之本夫惟不盈。冲虛無盡故能敝。不新

成。潛雖光矣本

又曰。天道虧盈。鬼神害盈。人道惡盈。欹器之所以不容盈也。故保此道者不欲盈。夫不盈必至於敝矣。而凡物之成者。無有不敝之時。况道欲其敝。不尚乎新。此所以寧敝而不取新成也。卽此可悟退步之法。

歸根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虛以待之無爲之先

西華帝君注曰。虛無者道之體。清靜者道之根。世人

只從實處著脚。遂爾動作紛紜不已。所以生出無限煩惱。故要虛要靜。然存一虛之心。雖虛猶未虛也。存一靜之見。雖靜猶未靜也。必致虛到極。守靜到篤。方謂之虛。方成箇靜。而實與動胥範圍於其中。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

又曰。作。興起也。由虛而實。由靜而動。則萬物作焉。大道所不辭也。然極意於作。將性根曰漓。鮮所歸宿。是必由動返靜。從實返空。斯爲還原歸本。故曰以觀其復。

夫物芸芸。身外無爲各復歸其根。

姪觀月窟歸根曰靜止於復見天根至善

爲要
無欲

又曰芸芸衆也此承上而深言之芸芸卽衆作之謂知其當復則當各歸其根矣譬如花卉之榮皆生於根及其搖落仍復歸於根耳歸根則斂尚不謂之靜乎。

靜曰復命。返本還元復命曰常。不凋不殘知常曰明。古今洞達湛然不知常。知者易悟妄作凶。心生法亂寂寐者難行。氣散神離

又曰人有性則必有命而此命卽道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此命字不得輕看混看常常存也惟復命而後可以湛然常存人患不知有常耳誠能知

常則俯察仰觀窮幽極渺無弗洞澈不謂之明不可得也反是者昧於此常久之道而一意於動專力於實勢必多所妄作而不免於凶矣

知常容

大無包容乃公細無不入

公乃王

能爲萬物主

王乃天

能正德不逐四時凋

王乃天

能正德不逐四時凋

王乃天

能正德不逐四時凋

王乃天

能正德不逐四時凋

王乃天

能正德不逐四時凋

王乃天

合神明

一氣之始萬象之宗

天乃道

合真與道

道乃久

合真與道

何有終窮

沒身不殆

雖天地覆墜

吾不與之移

又曰古之達人惟知常斯能渾蓋包涵一切渣滓盡歸消納乃有容矣有容則物我彼此不分畦畛而公大公無我帝王之度尙不謂之王乎天之王也王王之天也道極於王正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之謂非

天而何。而要其所以爲天者。非他道也。一切萬物。均不能常。惟道則久存而不敝。是亦不息則久之謂聖人知此。所以常奉此道。沒身而不怠也。殆與怠同。

淳風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無上至道。萬物皆備。其次親之譽之。因不失親。亦可宗也。其次畏之。懷刑。思義。再次侮之。民免。無恥。

西華帝君注曰。太上卽最上之謂。言御世者以道治天下。泯聲色。神教化。潛移默運。而其下於變時雍順帝之則。則亦但知有之而已。其次則由道而運爲德。於是乎有禮樂制度。雖亦善政善教。其不逮最上者。

遠矣。故被其澤者亦祇親之譽之而已。降是而並無其德焉。恃夫政文網在前。能無畏乎。道路以目。能無侮乎。

故信不足。不知有此理。只爲太分明焉。有不信。自古有死無信不立。

又曰。夫民至畏而且侮。其不信治也明矣。而要其所以不信者。上不知道。則無以取信於民。若上誠信矣。民斯從而信之。故曰此上信之不足耳。下焉有不信者乎。

猶今其貴言。默而識之。言寡其尤。功成事遂。樂奏太平。百姓皆謂

我自然。無爲而治。帝力何有。

又曰。離道者治如彼。體道者治如此。則亦可以見白。
爲天下後世法矣。而猶訥訥不敢輕出諸口。斯不亦
貴此言也哉。夫亦曰。道本無形。不尚迹象。我運此道
於無爲之中。迨成功事。遂使百姓皆謂我自然。何快
如之。

俗薄章第十八

天道廢。有仁義。

太樸既散。仁義乃行。

智慧出。有大僞。

智慧聰明。根塵業識。

西華帝君注曰。仁義道之所分出也。曷以言乎道廢
而有仁義。蓋道是箇渾淪的物事。原無所爲仁義之
名。能以道御物。終古只有一道。那有箇甚麼仁義。准

不能體此道而道廢。於是乎從道之所分出者致力。
而天下始有仁義之名矣。智慧本是美德。曷以出而
有僞。蓋上古之人如無懷葛天。渾渾噩噩。不雕不琢。
用不著智慧。則亦無所爲奸回。自後世智慧一生。而
善用之。則成美。不善用之。則爲僞。機械變詐。皆從用
智慧來。

六親不和。有孝慈。六欲牽纏。順性愛命。國家昏亂。有忠臣。身心紊亂。誠意規中。
又曰。唐虞二帝。均號聖人。而千秋萬世。獨推舜爲大
孝。豈放黜獨不孝乎。曰無瞽瞍也。舜有瞽瞍孝斯以
見。商周摯曰。均推良相。而推忠者獨及蓬比。豈伊周

之不忠乎。曰無桀紂也。逢比有桀紂而忠以名。更推之詩。小弁知孝子。板蕩識忠臣。斯義可昭雪矣。

遠淳章第廿九

絕聖棄智。忘神民利百倍。

親賢樂利

西華帝君注曰。聖與智。治民者專恃乎此。而曷爲絕之棄之。曰聖智皆不免於有爲。有爲則粉飾太平之事滋。而民多擾。擾斯亂。亂斯害矣。夫何以利故必絕聖棄智。而一以道運。使民潛移默化而不自知。利何如也。故曰百倍。

絕仁棄義。忘氣民復孝慈。安時處順

又曰。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卽未有義而虐其子。
仁義乃德之分。見曷爲棄絕。曰。仁義雖是美德。而三
代下竊仁義之名。離仁義之實者。正復不少。竊其名
而離其實。則父子之間。有僞心焉。僞則人倫泯矣。故
必絕棄仁義。而一以道處之。則孝慈多矣。

絕巧棄利

忘形養氣

又曰。巧以利用。利以益民。亦曷爲乎棄絕。曰。巧利興
則爭欲得。苟或弗獲。勢必相率而盜。民有益心。國不
可爲矣。故亦棄絕之。方使民不致爲盜也。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

使其使然。孰若自若。故令有所屬。應無所著。見素。

抱樸。

清明在躬

少私寡欲。

志氣如神

又曰。三者承上三項而言。言此三者皆具文也。具文烏足以治天下乎。故今有所屬。亦惟屬之於道已耳。而道何在乎。曰見素。曰抱樸。以及少私寡欲焉。素乃白質。未施章采。樸乃璞玉。未經雕琢。皆所謂一也。虛也。卽所謂道也。

異俗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無爲何慮

西華帝君注曰。聖人未嘗廢學。而所學者。惟道窮理。盡性至命。是皆聖人之學也。後世之學不然。涉獵詩

書求工詞賦。如陸機揚雄等輩。號稱博學。而因學轉滋憂虞。是皆知學而不知所以學也。與其學之弗臧。何如弗學。故曰絕學無憂。

唯之與阿。

一氣聚散

相去幾何。

所過者化

善之與惡。

一念動靜

相去何若。

所存者神

又曰。唯。謹諾也。

阿。慢應也。

同出於聲。而敬忘以判。此

善惡之小者也。

若云善惡。

則邪正分途矣。然必過爲

區別。所謂休休有容者安在。古人直以唯與阿善與

惡。相去究不甚遠。而一味渾而忘之。不使留形迹也。

人之所畏。

生死大事

不可不畏。

知天命

又曰。至人待物恒寬。律已恒密。故夫人之所畏。如畏天命。畏大人。畏聖言。則亦從而畏之。不敢高自位置也。

荒兮其未央哉。沉滯聲色

流浪生死

又曰。荒大也。言立體如此。豈不大哉。其未有央乎。

衆人熙熙。逐物如享太牢。

於道無味如登春臺。縱慾我獨泊

兮其未兆。虛靜如嬰兒之未孩。

但看嬰兒處胎時

又曰。衆人狃於所欲。一得之便熙熙然如享太牢焉。

如登春臺焉。而我獨淡泊爲懷。全無欲之念萌於中。光卽萌也。是其湛然無欲。一如嬰兒之在襁褓。尙未

及於孩也。夫孩童已純一無僞。而嬰兒則更無僞矣。
故以是况之。

乘乘兮若無所歸。

豈解有心潛算計

又曰。乘乘者。卽落落之謂。言此心廓落不羈。無離無著。一若鮮所歸宿。然

衆人皆有餘。

不知戢歛我獨若遺

惟恐失之我愚人之心也哉

離種

種邊名爲妙道

沌沌兮。

昏昏默默

又曰。此以知言。言衆逞其知識。似若有餘。而我獨泯然其若遺也。我豈真愚人之心也哉。蓋不過沌沌渾淪而已。不以才智聰明見也。

俗人昭昭。的然。我獨若昏。闇然。俗人察察。用心分別。我獨悶悶。何須彼此。

又曰。惟其然。故衆人羣恃其昭昭。而我獨若昏。衆人皆稱其察察。而我獨悶悶。

忽兮其若海。不滯方隅。漂兮若無所止。離諸衆人。皆有以。貴有爲。我獨頑且鄙。我貴無用。我獨異於人。道不遠人。而貴以用之。我獨異於人。人遠道乎。而貴食母。養須藉母。復歸命根。

又曰。言我雖昏昏悶悶。而性地光明正大。忽兮有若海之能容。漂兮其罔所窺測也。衆人二句對上。以能言。言衆人恃其才力。皆若有所建立。而我獨常處於

頑鄙也。道者衆之母。蓋道生天地。天地生萬物。而總歸本於道。非母而何。此我所以異於人。而獨貴母也。曰食者。嬰兒無他注向。只知食母之食。達人之歸根於道。母亦若是焉。

虛心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六合惟道是從。細入微塵

玉華帝君注曰。孔大也。道無形象。未見有容。自運而爲德。遂爾容納萬物。人第知德之有容。容而且大。而不知皆歸本於道也。故曰惟道是從。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亘古無物。了無人識。惚兮恍兮。似有其中有

象。若有恍兮惚兮。

若亡

其中有物。

若無

窈兮冥兮。

心與道合

其中有精。

陰陽交會

又曰。德容既根於道。而道何在乎。恍兮惚兮而已。夫

恍惚不幾無象而少物乎。而要之雖惚兮恍焉。象固

藏於其中。無象而有象也。雖恍兮惚焉。物固寓於其

中。無物而有物也。由無象無物之先。推之成象成物

之始。不見恍惚而又見窈冥矣。窈冥不猶是難窺測乎。而其中之真精。雖不可窺測。夫固已信之穩矣。

其精甚真。

純一不雜

其中有信。

真實不虛

又曰。夫惟其精甚真。則其中之包羅涵蓋。莫載莫破。

益以信大道之不我欺也。

自古及今萬劫常存。其名不去人能弘道。以閱衆甫萬物。

無終無始。

始生皆

非道弘人

以閱衆甫。

萬物

始生皆於道。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從道受氣。以此視聽言動。非道不然。

又曰。不去猶云不朽。古今皆有去時。一世古則一世。

去世閱世而成古今。所以古今皆有去時。而道獨常存不去。甫美也。道惟常留。斯以閱衆美而範圍之不過。曲成之不遺也。夫衆甫紛紛遍天地。吾何以知衆甫之所以然哉。以知此道。而深信之不疑耳。

益謙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委曲周全

枉則直。

大直若曲

窪則盈。

謙下德歸

弊則新。

晦極自明

少。

則得。易知。簡能。多則惑。見殆。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距
聞疑。衆繩。

玉華帝君注曰。天下總是一箇理字。要能體認。如直

與曲兩端。羣知直是而曲非也。殊不知任直之過。反

與萬物有妨。惟曲則能通。通斯和。和則萬物在宥。其

成全者正無涯也。枉者直之反。旣枉矣。亦安得直。而

不知木工之引繩。取其直也。究竟引之始直。舍之則

曲。未見其常直也。惟枉不見直。而不直中總有箇理

字作骨。如父子相隱。雖枉正可以處州里。行蠻貊。是

爲不直之直。其直固自多也。水性就下。窪下之地。衆

水所歸。未有不盈者也。新故相乘。勢也。常卽於新。安

見有新。惟到敝時。由敝以返新。萬物成敗消長之理。
大類如是。少則得者。卽一以貫之之謂。雖少而貫通。
常自得也。苟厭少而驚多。將荒唐滑稽之論。皆得而
惑之矣。是一者介寂感之交。主危微之界。恍惚窈冥。
無離無著。而所謂曲全枉直。六事皆從此一中分出。
故聖人獨抱此以爲天下法式焉。

不自見故明。莫見乎隱不自是故彰。莫顯乎微不自伐故有功。無伐能不危自歸不自矜故長。無施勞能不危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
我尙自忘。何況非我。

又曰。聖人抱一如是。可謂明矣。而究不自以爲明也。

彼目能見物。不能自見。自見爲目。則反不明。故不自以爲明。明斯遠也。而由是不自以爲是。人必是之人。是之則明彰矣。不自伐其功。人必以功歸之。功益著矣。不自矜夸其長。人必卽其長而欽之。長愈永矣。凡此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是皆所謂不爭也。夫惟不爭。天下亦孰能與之爭哉。漢高帝鴻門不與項爭。而垓下遂無有與之爭者。此類可推。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性不可窮。豈虛言哉。正非虛妄。誠全而歸之。

又曰。通章主意原在首句。故末亦單結。言古之所爲。

復初
歸本

曲則全者。豈虛語哉。無曲弗全。內以全身。外以全物。
皆全也。欲全萬物。而有不歸之於道。卽有不歸之於
曲也哉。卽如人之一身。五臟六腑。以及四肢。皆曲而
是身賴以常全。則曲而能全。更瞭如矣。

虛無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妙音
希聲

玉華帝君注曰。希言卽簡言之謂。道重雌默。以簡爲
貴。世人弗知此道。而煩稱博引。不適於中。多致牽強。
非自然也。惟聖人希言。適合自然。雖淡而愈旨也。

飄風不終朝。

任則不久。驟雨不終日。

躁則徒爲。孰爲此者。是誰天主宰。

地。兩間天地尙不能久。

乾坤無而况於人乎。

法禁躁妄

又曰。自辰至巳曰終朝。自旦至暮曰終日。言夸鬪之

徒。牽强求合。其言不可以取信。譬之飄風驟雨。不過

陰陽一時亢伏之氣。不終朝終日而旋止也。夫此爲

飄驟風雨者爲誰。乃天地也。天地亢伏之氣。且不能

久。而况於人乎。

故從事於道者。

順理合轍

道者同於道。

通乎物

德者同於德。

忘乎

我失者同於失。

齊得喪也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

逍遙

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

無累

德者。德亦樂得之。

隨在有得

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順其自然

不足焉。

吾斯未信

有不信焉。

因惑

又曰。惟其然。則道尙矣。故從事於道者。道則同於道。德則同於德。失亦同於失。同於道則樂得道矣。同於德則樂得德矣。卽不幸而同於失。則亦道中之失耳。故有所失。則亦樂居此失也。此卽某幸有過之意。言道之可樂可貴。如是而人乃疑之。道根淺而信不足。故也。惟信不足。益以不信矣。

苦恩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躁進無功跨者不行。欲速不達自見者不明。不能晦德自是者不彰。不能謙下自伐者無功。不能克己自矜者不長。不能含容王華帝君注曰。跂翹足也。跨如跨馬之跨。兩腿崩開。

之謂。言足利於立。腿利於行。此其常也。腿足之能事也。苟或矜其足力而加之以跂。雖立危矣。焉能常立。更或恃其腿力而加之以跨。雖行艱矣。焉能違行。此亦猶夫視而明者。一自見則反不明。學而彰者。一是則反不彰。擁有名者。一自伐則反不見。功澤可長者。一自矜則反不能長矣。驕盈之害。大類如是。

其於道也。餘食贅行。

仁見爲仁

物或惡之。

念起是病

故智見爲智

有道者不處也。

不怕念起
惟恐覺遲

又曰。由是以觀道。尙平易。不貴隱怪。總以適中爲主。所謂君子中庸也。譬如飲食。適可則作息自如。多食

是爲有餘。而反傷脾胃矣。更如行走。以輕便爲快。設使多帶重贅之物。則身體不便。而轉艱於攸往。物或惡之者。言此二事。皆衆人之所惡。有道之士。則亦焉能取是哉。

象元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混沌開先先天地生。萬化生乎身

玉華帝君注曰。此物字指道而言。混渾也。先天地生。言先天地而有。而天地卽生於其中也。是卽道生天地之謂。

寂兮寥兮。湛然常寂獨立而不改。超然常存周行而不殆。運化無窮可

以爲天下母。

養育
羣生

文曰。凡物有聲。道無聲也。常寂然焉。凡物有形。道無形也。常寥然焉。惟其寂寥。故能獨立。無所依附。而未有天地之先。及旣有天地之後。彌綸布濩。莫之變改。周流於前古後今。奉行者第見其善。不見其殆。此道所以爲天下之母也乎。

吾不知其名。不可形容字之曰道。

因物立名。強爲之名。曰大道。

無邊

曰逝。

著無盡

遠曰反。

收拾歸來

又曰。渾沌太無。道何所名乎。吾不知其名也。而第見萬物皆由之弗越。則亦字之曰道而已。又見天地皆

生於其中。萬物總無以加之大。何如也。則不得不強爲名之曰大道矣。道既大。則未有不逝者。逝者如斯。亦同此意。積新成故。由故返新。往者有來。來者又往。皆所謂逝也。道既逝矣。而有不遠乎。遠曰反者。言道雖大而逝。雖逝而遠。苟能反而求之。吾心則道即在是。何大且遠之有。

故道大。太虛無象天大。同乎無始地大。同乎無終王亦大。參夫兩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上靈地獨存玄之又玄人法地。牧養品類效坤德也。地法天。容載萬物承天施也天法道。生成宇宙助道化也道法自然。清靜

虛無因
自然也

又曰。庸流昧於道本。只知世上有三大。曰天也。地也。王也。而不知域中有四大焉。苟由本以推之末。由流而溯其原則。王人雖大。且必取法乎地。地輿雖大。且必取法乎水。天可謂大無外矣。而亦必取法乎道。道雖大無外矣。而作爲者非道。自然者乃道也。故道亦必法乎自然。自然之道。無形無聲。無朕無爲。不可以名者也。名之曰道曰大。猶是强而已矣。

重德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心爲萬物之宗靜爲躁君。道爲一身之體

玉華帝君注曰。天下輕重之數。靜躁之分。夫人而知

之也。而輕必借麗於重。躁必待鎮於靜。則未之有知。
故直揭之曰重爲輕根。言有重者鎮壓中央。而以駕
輕車。便無顛覆之患。非輕之根而何。靜爲躁君。言能
主靜。寂然不動。而以應萬事。始見感通之神。非躁之
君而何。躁卽動也。

是以聖人終日行。日行火候不離輜重。時運河車雖有榮觀。無所貪著
燕處超然。心超物外

又曰。聖人惟知此道。所以終日行之而不離乎輜重。
以重爲輕根故也。雖有榮觀。言熱鬧場中。雖光榮足
炫。而本然清虛之體。固自超然不亂。以靜爲躁君故

也。

奈何萬乘之主。

心

而以身輕天下。

戀

有

輕則失臣。

輕

動

躁則失君。

躁妄

亂神

又曰。言道既尚靜。尚重如是。世之人主。所當奉若不違。奈何撫有萬乘。而以身輕天下也哉。故君輕則遊豫。逸樂無節。鮮克勵精圖治。臣庶知其不足以輔。則望望然去之。輕之故也。不知道有重也。夫君輕且失臣。而况臣之躁乎。臣躁則急功謀利。而少協恭和衷之忱。君知其不可用。則鑿帶以褫之者。躁之故也。不知道在靜也。既以責君。而兼以勵臣。君臣交勉於

道嚴矣哉。

巧用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以心知。善言無瑕謫。以性覺。善計不籌策。以神合。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合神於無。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合神於無。道於

玉華帝君注曰。車馬輪轅。周行必留轍迹。此物勢之必然者也。而本道以行。則不少留夫軌迹。善行也。繁稱博引。矢口易招愆尤。此興戎之所致戒也。而準道以言。則不予人以瑕謫焉。善言也。思前想後。圖謀必事籌畫。此人情之所必爾也。而依道以計。則自然中

欵無所用籌策也。善計也。推之於閉不用關鍵。局固而不可開。非善閉而何。充之於結。無繩約而物束不克以解。非善結而何。是皆所謂道也。卽所謂道之自然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視人猶己故無棄人。均氣同體常善救物。與物混成。故無棄物。隨機利物。是謂襲明。定能生慧

又曰。夫行善言善計善如是。而尙不可以救人救物乎哉。能救人則天下無棄人矣。能救物則天下無棄物矣。故曰聖人云云。襲沿襲也。相沿不絕之謂言庸流域於耳目物我之間。恒分畦畛。猶坐井觀天焉得

爲明。惟聖人視人猶已。欲立立人。且寧不立已。必欲立人。欲達達人。亦寧不達已。必欲達人。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如傳燈之相續不絕。其明大矣。遠矣。不謂之襲明而何。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見賢思齊

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而內自省

不貴其師。

道無可學

不愛其資。

心無可用

又曰。襲明如是。是非善人也乎。善人者。不善之人。所師以取法者也。不善人者。正善人所資以施教者也。而究之人。曰遷善而弗知。何人之力。則亦安知有師之足貴乎。道化自然及物。而並非有心鼓舞振作於

其。中。則。亦。安。知。有。資。之。足。愛。乎。故。曰。不。貴。其。師。不。愛。
其。資。

雖。智。大。迷。屏。智。如。愚。是。謂。要。妙。任。運。

又。曰。聖。人。善。救。人。物。如。是。其。智。可。謂。大。矣。而。體。立。於。
無。爲。用。運。於。無。心。淡。泊。渾。穆。雖。智。猶。如。大。迷。是。卽。大。
智。若。愚。之。謂。而。道。之。所。以。爲。道。者。要。妙。卽。在。乎。此。矣。

反樸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凝。其。神。守。其。雌。入。炁。穴。爲。天。下。谿。萬。脈。
常。德。不。離。造。次。於。是。復。歸。於。是。顛。沛。於。是。復。歸。於。嬰。兒。能。受。知。其。白。養。性。守。其。
黑。保。命。爲。天。下。式。是。法。是。則。爲。天。下。式。節。候。常。德。不。忒。分。毫。不。爽。復。歸。

於無極。

完此

太虛知其榮。

心廣體

所

守其辱。

空諸

爲天下谷。

所有

爲天

下谷。

虛中

常德乃足。

身外無餘

復歸於樸。

太易無極

樸散而爲器。

易有

太極是

生兩儀

聖人用之。

知有此理

則爲官長。

設教化人

故大制不割。

混沌

而無

剖析

玉華帝君注曰。雄雌卽先後之謂。雄居先。雌居後也。人情莫不爭先而恐後。乃爭先者易蹶。反不如後者之穩步焉。聖人非不知其雄也。而寧守其雌。谿卽深谿之谿。言聖人守後而不務先。其德足以感孚天下。天下歸之。如衆流之趨深淵。是爲天下之谿矣。雖爲天下谿。而聖人不以衆歸自矜也。猶是抱常德以不

離冲虛恬淡。絕無嗜慾。雖大人猶然赤子。故曰復歸於嬰兒。自黑卽明。暗之義。自其明也。黑其暗也。人情莫不尚明而恥暗。乃尚明者。察察多傷。反不如暗者之韜晦焉。聖人非不知其白也。而寧守其黑。式卽法式之式。言聖人守暗而不務明。其德足以爲範天下。天下則之。奉以爲式。雖奉爲式。而聖人不敢以自伐也。猶是守常德而不忒。泯聲色。同寂寥。不滯形象。仍返本始。故曰復歸於無極。至於榮辱。尤其較著者也。人情莫不好榮而惡辱。乃至於榮者辱旋及之。反不如安辱者之自得也。聖人非不知其榮也。而寧守其

辱。謙冲善下。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如天下之空谷。然夫惟如天下之谷。則無所不容。無所不納。常德於以足矣。而究之。有爲仍無爲也。樸者。性始之名。性始無爲。故曰復歸於樸。樸無也。復歸於樸。是有不終有。仍返於無矣。迨樸散而爲器。是無不終無。復趨於有矣。無者。天地之始也。有者。萬物之母也。譬如人君。旣已建其有極。又分設官長。以會其極。大制。宰制也。割。割裂也。君令臣共。以此宰制天下。而何割裂之有哉。

無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欲行此道吾見其不得已。

道本無爲

玉華帝君注曰。帝世之有天下。揖讓得之。非取之也。四方風動。黎民變之。非上爲之也。若將欲以力取天下。而從而作爲於其間。是爲失道已矣。通不得已。言二者皆弗得於道矣。

天下神器。心之所居不可爲也。爲有妄心爲者敗之。爲傷其神爲者敗之。自然執者失之。執乘通變。

又曰。天下大器也。曰神。言有神默相之。是則神器之大。擁此者皆當抱樸守雌。不可以有爲也。一侈志於爲。則粉飾太平。徒滋紛擾。反以敗國。一着意於執。則拘虛膠固。鮮所通變。不惟得之。適以失之矣。

故物或行或躋。

念茲在茲或嘘或吹。思無邪。

或強或羸。

善用其心或

載或隳。

精思此理

是以聖人去甚。

過猶不及

去奢。

道常如此

去泰。

道無不足

又曰。總之道尚自然。故物或有翼之以行者。或有步

焉以躋者。或响而緩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

損而羸之。而可栽者則或從而載也。可傾者則或從

而應用不同。要皆因物付物。順其自然而己。

何所庸我之侈然恣肆。而貪求之無厭也乎。是故聖

人甚則去之。奢則去之。而泰亦並去之也。

儉武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

道與心合

不以兵強天下。

善勝於不爭

其事好還。

歸根
復命

玉華帝君注曰。治世有道。本道發爲文德。武功非所尚也。且兵爲凶器。溼佚之事。上帝惡之。苟或侈志於兵。自使天下肝腦塗地。則出乎爾者必反乎爾。若齊之潛王。楚之靈王。秦之始皇。梁之武帝。皆獲殺身之禍。故曰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心兵所起

年。氣耗

兵

荆棘生焉。神狂心荒

大軍之後。情欲馳驅

必有凶

又曰。此更推言兵強之害。言終日用師。則農業妨而田疇不治。荆棘叢生。不特此也。殺氣過旺。有傷天地。

之和。則災祲流行。運所必至。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固不卜而早定也。

改善者果而已。定力所到不敢以取強。忘我而已

又曰。果決也。言善爲治者。絕不談兵。從不好強。其於四方六合。總以仁義化之。禮樂綏之。迨緩之不得化之逆命。則不得已取決於一戰。阪泉涿鹿之師。是果之明徵也。而究不敢恃以取強。自詡用兵之如神也。果而勿矜。待之以靜果而勿伐。默而守之果而勿驕。存之以和果而不

得已。用之以虛果而勿強。自然無

又曰。人特患無是果耳。誠有是果。則必能不自矜張。

不自誇伐。不自驕盈。間用其果。皆出於勢。不得已。而初不自以爲強也。

物壯則老。心爲物移是謂不道。性爲心蔽不道早已。永失真道

文曰。善者用果而不尚強。夫何以故。蓋恃強則逞。壯逞壯則易折。大過之上六。大壯之上六。其明鑑也。譬如物之發露太過。精華難要於久。灼灼之華。早發者則必先萎。此物壯之未有不老者也。苟或只知強壯之足憑。而不知老敗之將至。則是昧乎盈虛消息之道矣。是之謂不道。不道之念。其不可不早已也。夫已止也。息也。

偃武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以心勝物。終莫能勝。物或惡之。爲物所誘。故有道者不處。不離生死。

而離生死。

孚佑帝君注曰。戰。危事也。勇。逸德也。兵。凶器也。雖有佳兵。實爲不祥。故曰不祥之器。且窮兵必妨農業。多傷性命。類于天地和氣。凡物無不惡之。是以有道者。斷不以是爲得計。而安以處之也。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

主柔。

用兵則貴右。

主剛。

兵者不祥之器。

凶器。非君子之器。

觸來勿與競。

不得已而用之。

欲求合道。乃不

合道。恬澹爲上。

常勝而不美。

求欲凝神。

而美之者。

用志不分。乃凝

於神。是樂殺人。用心一處。無事不辦。夫樂殺人者。絕不可得志於天。

用心一處

無事不辦

東木主生

西金主殺

偏將軍居

下矣。

凡百從儉

故吉事尚左。

全神主上

凶事尚右。

東木主殺

偏將軍居

左心省上將軍居右。

全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

若詒此

考妣殺人衆多。

六賊兵息三尸不焚

以悲哀泣之。

心死神存

戰勝則以喪

禮處之。

若詒此

事如喪

禮處之。

孤光獨照

又曰。夫惟有道者不處佳兵。所以君子居則尚左。而用兵則尚右。尚右者。示不敢專制之意。誠以兵爲不祥。而非君子之器。其間或用之者。勢出於不得已也。蓋其本道致治。總以恬淡無欲爲上。若兵之凶器。則雖獲勝於人。不可爲美。而以此爲美者。是以殺人爲

樂矣。如之何其可哉。昔孟子語梁襄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樂殺人者宜乎難得志於天下也。推至於凡事之吉凶。則吉居左而凶則居右矣。是亦儀禮祥車纊車以分左右之義。卽如行師將之偏者何反居左。將之上者何反居右。此其中有二義焉。一則謙而不欲自尊大也。一則退而不欲樂殺人也。雖勇居上勢。故寧右而毋左焉。夫居上勢而處右。則不見可忻。惟見可憫。是視兵勢之如喪也。故卽以喪禮處之。如秦穆夫人披髮登臺而請晉惠。非以喪禮處之而何。所以殺人衆多。屍橫遍野。目不忍見耳。不忿聞此。

猶得竊欣其得志乎。悲哀泣之而已。所以君子於戰勝不以爲吉。轉以爲凶。而徹樂不懸。食旨弗甘。多以喪禮處之者。良以兵固不祥之器也。夫喪非不祥者乎。以不祥之喪處不祥之兵禮也。

聖德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應化無方。樸雖小。至微。天下不敢臣。道爲萬化之君。侯王若能守。抱一從德。萬物將自賓。賓服。

孚佑帝君注曰。首篇云可道非常道。可名非常名。以道不可以道名也。故此章直曰道常無名。然終於無名。則天下又安知有道乎。是有樸在。不可名而猶可

名者也。夫所謂樸者何性也。性之爲體。寂焉渺焉。則亦似乎小矣。而天下究不得而域之。所謂不敢臣也。彼智者可以慧。僕勇者可以力使。藝者可以才使。皆可得而臣之。若樸則有而仍無。無而又有。恍兮惚兮。則亦奚從而臣之哉。然雖不可臣。而樸則卷之藏於密。放之則可彌六合者也。侯王若能守此樸而不改。則本是以默運潛移。無爲成化。萬物皆自賓服矣。

天地相合。

乾 壽 感 龍

以降甘露。

黃庭 點落

人莫之令而自均。

一氣和 太和

又曰。露者。天地和氣之所積而流也。潤於有形而實

施於無聲。人君以樸理天下。成於有象。而實本於無。
爲其與天地之降甘露。不爽累黍。故物被無聲之露。
莫之令而自榮。則民沐無爲之化。亦莫之令而自均
也。

始制有名。立法名亦旣有。因器夫亦將知止。淡然知止所以不殆。知止而後有定

又曰。始制卽所謂樸也。言道本無名。而强爲名之。以
樸。則是始制有名矣。夫道旣有名。勢必曰趨於有。日
趨於有。則已與物勢將從風而靡。若水之狂瀾。無所
底止。而極意於有。全失夫無矣。失無則失樸矣。故曰

名而無則道隱。名旣有矣。則亦當知止以復歸於無也。誠能知止。將還原反樸。而何殆之有哉。

譬道之在天下。心之在我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於止

又曰。更取而譬之道在天下。萬物從而歸之。猶江海無意於衆流。而川谷之水必從而注之也。

辨德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外觀其物

自知者明。

內觀其心

勝人者有力。

心無其物

勝人者有力。

勇敢於道

自勝者強。

真積力久

孚佑帝君注曰。智者分別之謂。不知人則是非邪正。將何以辨。是亦已之累德。則知人尙矣。然人苦不自

知。不自知而徒知人。尤累德也。故知人者第謂之智。
而自知斯謂之明也。猶之恃我勇力以取勝於人。僅
可謂之有力耳。終不若君子。尚義不尚勇力。而敬勝
義。勝以自勝者。斯謂之強焉。

知足者富。安貧强行者有志。有志者不失其所者久。觀
所以命死而不亡者壽。妾滅
基愈固樂道

又曰。人情多不知足。得一冀十。得十冀百。得百冀千。
得千冀萬。迨强求之。終不可得。久併其得者。而轉失
之。貪之爲害故也。誠能知足。則不求富而富矣。衛公
子荊可風也。人類不能自強。遇艱深卓絕之事。便推

謾不敢向前。無志故也。苟能勉強以行仁義。則謂之有志矣。所者何性也。卽樸也。吾心之所以爲心也。離而去之。無以爲心。卽無以爲性。亦卽無以爲生。夫安能久。惟常抱此渾樸之物。葆而不失其所。則雖形骸或壞。而精英自足千古。不亦歷久而弗衰乎。夫體道能歷夫久。則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可以無死。卽或死之。而腐壞者。軀殼吾之精氣神。終未之亡也。譬如蟬之脫殼。蛇之蛻蛻。其若死者。殼與蛻也。而蟬之爲蟬。蛇之爲蛇。究未嘗亡也。夫旣云死矣。而仍不亡。脫殼尸解者流也。不生亦不滅是也。非壽而何。

任成章第三十四

大道汜兮充溢八極其可左右。

取之達源

孚佑帝君注曰。汜水中之高地也。道立於高。又極於清。衆濁環繞。有似於江之汜。故以是况之。惟道居高而下視。則以一本散爲萬物。而左宜右。有無非道所充滿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大道無生不免於生

功成不名。有實無得。

又曰。道可左右。如是其爲萬物之母可知。旣爲物母。

則物皆恃之以生。母能生物。則母亦任之而何辭。第

道尙虛無。如是生焉弗辭。勢將日趨於有。而不可道。

者可道矣。不可名者可名矣。道固如是乎。而不知功
雖成。不名有也。生者自生。道猶是恍惚寂寥而已。彼
滯於無者。類辭物而不生。滯於有者。類生物而居功。
皆不可以爲道。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

道能育物

故常無欲。

常守

可名於

語小
小含弘。萬物歸焉。而不知主。

人能虛心

可名於大。

道自歸之

何所不容。

栗中藏

故能成其大。

誠不可量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

世界

又曰。道惟不辭。不有。故於萬物。雖愛養之。而不自爲
主。其不自主者。以湛然無欲故也。惟常無欲。是自居
於小矣。道雖不自以爲主。而萬物或知而歸之。雖大

宋云大也。惟萬物受其陶鑄而不知誰氏之力。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是日遷善而究不知有主。皞皞熙熙。大何如也。雖不名大。而大之名必歸之。究之聖人。終不敢自以爲大也。惟不自以爲大。而大實有所難揜。而無容辭者。故曰能成其大。

仁德章第三十五

孰大象天下往

允執常靜
天地悉歸

孚佑帝君注曰。象道也。大象卽大道也。道本無象。而象以名之。是爲無象之象。故曰大象。執之者奉持不失。言奉道以往。行之天下可也。

往而不害。

道無鬼神
獨往獨來

安平泰。

心安性平
神性平泰

又曰。夫往者利害之交也。只求利往而有妨於物。非往之善者也。惟奉道以往。而於物各無所害。萬物得所。可謂安矣。萬物洽情。可謂平矣。四方風動。可謂泰矣。非執大象以往。而能如是乎。

樂與餌。

從心不踰矩

過客止。

邪念自絕

道之出口。

淡而有味

淡乎其無

味。

無味之味

視之不足見。

形無

聽之不足聞。

聲無

用之不可

既盡。

道無

又曰。道之入人。淪肌浹髓。非徒悅其耳目口體已也。苟第悅其耳目口體。則猶之樂與餌矣。彼作樂以娛

耳目作餌以頤口體。客過之悅其聲色臭味。未有不從而止車者。迨樂闋而餌盡。則終日不顧矣。若道推之出口。則淡焉其無味。不若有味之餌也。視之則不見。聽之則不聞。不若有聲有色之樂也。而推而用之。擴而往之。則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窮者。道之大何如乎。欲不名之以大象得乎。

微明章第三十六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一。閭將欲弱之。必固強之。一動將欲廢之。必固興之。若存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舍用是謂

微明。幾微
先兆

余佑帝君注曰。喻合也。張開也。將欲喻則先張之。必
張而始能喻也。以此推焉。將欲弱其兵。必先騎其心。
如晉文退舍以驕子玉是也。強驕也。且將欲廢其事。
必先示以興。將欲奪其地。必先與以賄。如晉獻賂虞。
以取虞地是也。以上四者。有似管仲孫武之謀。曾大
道而顧若是。第仲武任術。君子任理。任術則流於詭
譎。任理不失其光大。此所謂哲人知幾。知幾其神之
謂。是謂微明者。明之深而微也。八之字。俱指物言。

柔勝剛。弱勝強。

柔弱常和用剛必敗

又曰。齒剛易折。舌柔長存。聖人之所以欲喻先張。欲

弱先強。欲廢先與。欲奪先與者。以柔能勝剛。弱能勝
強故也。

魚不可脫於淵。不離國。利器不可以示人。不可與權。

文曰。魚以水爲官。亦依水爲勢。當其浮沉於淵。鼓鬚
揚鬚。雖强有力者莫之能勝。魚固窟剛矣。迨脫淵而
陸。則失其所恃。而生殺一聽乎人。不爻剛卽於柔乎。
是故聖人無時無處。不出於柔。而天下之剛者。卒莫
能勝。此大明之終始。而國之利器也。國之利器。惟有
道者自喻之。而不可出而喻諸人也。

爲政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無爲爲而無不爲。有作是

道妙

根基

而無不爲。

有作是

孚佑帝君注曰。無爲者。道也。然終於無爲。則宇內亦安知有道。故無爲者其體。而有爲者其用。究竟爲之而仍無所爲。故謂之常無爲也。卽謂之無不爲也可。侯王若能守。心主於道萬物將自化。萬化自然化而欲作。一念欲起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要知真一處當使六用廢

又曰。是無爲者可卷可放。若現若隱。或卽或離。非色非聲。冲漠無朕極矣。然爲侯王者。若能守此無爲。則德運於無形。功積於弗知。萬物將資焉而自化矣。第

物化而我不與之俱化。斯不失無爲之體。每見世主因物振興。遂亦從風而靡。狃於已然。冀其未然。忘其本然。流弊鮮所底止。惟當其化而欲作之時。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乎。有以爲者。仍是無以爲也。是之謂無爲。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我好靜而民自正。不欲以靜。知者不以敢爲。天下將自正。爲無爲則無不治

又曰。夫無名之樸。能鎮有爲之化。樸其不可欲也耶。然存一欲樸之心。則仍趨於有矣。故樸雖美。而初不以爲美。而欲之。要其所謂不欲者無他。直是主靜而已。

已。靜者。天地之始。萬物之終。虛無而自然也。靜以無爲。而凡有皆從此生。天下亦安有不定者哉。

11111111111111

111

重訂全書宗正

太上道德經解

河上公章句

孚佑帝君全經闡義

八洞仙祖分章合注

論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德大無上。是以有德。和氣流行下德不失德。德合天地。下德不失德。有所礙。是以無德。與道相違。

字孔帝君注曰：上德卽無爲之德也。無爲之德雖有以化化生生，而究未有心於化之生之。是不自以爲德矣。惟不自以爲德，而化生於其德者，無弗歸之。是

不德而有德矣。若從事於有爲。而兢兢抱德以執之。
雖亦利及於物。而德滯於有。非德之所以爲德也。則
謂之無德也可。

上德無爲。法道而無以爲。無所事於心。下德爲之。逐妄而有以爲。迷

又曰。上德固無爲矣。然或無爲而有所以。尚不得謂之無爲也。惟無爲而並無所以。則混虛太空。窅冥而不可窮。至於下德。已不免於爲矣。乃爲之而且有所以。是其爲者。乃其所以者也。其所以者。卽其所爲者也。相提並論。何啻霄壤。欲不名以上下得乎。

上仁爲之。施仁而無以爲。本無上義爲之。以物爲心而有以

及物

而作爲

本無爲

上義爲之

以物爲心

而有以爲

爲流而忘返

又曰。德既分上下矣。豈仁與義獨無有上下乎。曰仁義則下德矣。此而更下。不可言也。第仁義既同於爲。而上仁何以爲而無爲。上義卽何以爲而有爲耶。曰仁主宅內。義主發外。宅內則慈祥愷惻。運於一心。可以爲之而不見。此仁之所以能無爲也。若發外則因物調劑。稱物平施。利在於爲。固難泯張弛之迹也。此爲之而所以有爲也乎。

上禮爲之。以禮而莫之應。終不能齊。則攘臂而仍之。自昧其天

又曰。由仁義而推之。禮。禮更不遠仁義矣。故仁義有爲。禮尤有爲。爲之所以冀物之應也。迨爲之而不應。則更設刑罰以約束之。是強之也。強其可以爲訓哉。仍卽訓強。

故失道而後德。不能神其神失德而後仁。不能性其性失仁而後義。不能心其心失義而後禮。已失其真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已非自然

又曰。由此觀之。德者道之次也。仁者德之次也。義次於仁。而禮更次於義。故失道而後尚德。失德而後居仁。失仁而後由義。失義而後制禮。彼其道德仁義無

庸議也。惟是禮則雖與仁義齊名。而溯道之源。攷德之始。探樸之賦。固無所爲禮也。自失德。失仁義。而忠與信皆無復存。於是乎制爲禮法。以約束萬物。而順之則治。稍或強之。則離德離心。縱使粉飾具文。而虛詐日生。國不可以爲國矣。故曰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求奇不實
恩之倡始

又曰。大道本虛。虛則空。空則靈。靈則神。聖人玄覽萬物。如鏡之澄澈。物來畢照。無所用識。以識之也。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間或億逆微中。燭於幾先。則是謂之前識。夫前識不亦分道之華乎。而道

尚樸不尚華也。其自矜爲華者。子智自雄者也。恃其識而不識者。正多呴濡陷阱。愚我者正難逆賂。故雖曰道之華。而實愚之所自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還淳返樸處其實。不居其華。

輶光欲故去彼取此。捨妄從真。

又曰。道厚於德。德厚於仁。仁厚於義。而禮爲最薄。此厚薄之大較也。而道則樸實自明。前識則雖華仍暗。何去何從。大丈夫其必有以處此矣。故曰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去彼取此所端有道矣。

法本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得一萬事畢。天得一以清。晁朗地得一以寧。河海

靜默神得一以靈。混然谷得一以盈。太玄萬物得一以生。綽然

自然發育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泰然

安國

孚佑帝君注曰。道不可名。一則道之名也。而亦卽道之體。是一者。天地之樞。鬼神之宗。萬物之祖。帝王之本。人第見天之清。而不知其得清者有此一也。第見地之寧。而不知其得寧者有此一也。至於神則稱靈。谷則能盈。推而及於萬物之生。總皆稟這箇一。而各擅其所有。就是世之侯王亦必得此一。而始可正帥乎天下也。貞訓正。

其致之一也。

誠至

天無以清將恐裂。

移易宿星

地無以寧將恐

發。

龍蛇起陸

神無以靈將恐歇。

陰陽失候

谷無以盈將恐竭。

閉塞不通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和氣耗散

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

蹙。

國家危殆

又曰是一也。得之則天地神谷萬物侯王無弗位。無
弗育。卽無弗治。反是而無此一。則推而致之。害有不
可勝言者。天無此一而不將裂乎。地無此一而不將
發乎。發卽發洩太盡也。神無此一而不將歇乎。谷與
萬物無此一而不將竭與滅乎。更使侯王無此一而
享貴高位。天下不將由此蹶乎。蹶卽詩方蹶之蹶。

顛覆也。天地豈易裂發而爲此云云者。甚言一之爲貴耳。

故貴以賤爲本。神者性之基高以下爲基。性者心之本

又曰。賤與下俱。指道之一言。道非賤也。亦非下也。而恍惚杳冥。無形無聲。不見可貴。不見可崇。則名之曰賤也可。名之曰下也可。而居貴與高者。實不能舍之而他岐。違之而或越也。故貴則以賤爲本。高則以下爲基。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無所用其用此其以賤爲本耶。惟道非乎。豈不然哉爲身

又曰。夫以無名名之道。而謬名以賤。漫名以下。不亦輕視此道乎。而不知非也。侯王之尊。猶道之大也。而其自稱。則以孤寡不穀自謂。然則非有味於此。而以賤爲本耶。抑非也耶。

故致數車無車。

況舍

不欲琭琭如玉。

不有落落如石。冥然

其有落落如石。冥然

自全

又曰。故就其一而推致之。無以生有也。有而終無也。

猶之數車者。若輪若蓋。若軫與轄。則歷歷若可數之。

而既附之於車。則第見爲車而已。不見所爲他也。故

數車而仍無車。卽車之一端思之。可知道不着意想。

不落形迹。不滯於貴也。亦不淪於賤也。正非如玉之

琢。止貴而不能賤也。石之落落。止賤而不能貴也。
道之一。何無方而無體哉。

去用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神一
便收來

弱者道之用。

致柔
氣凝

孚佑帝君注曰。反卽物極必反之反。亦卽反而歸者之反。誠者物之終始。無其始安見有終。而無其終曷以反始。况無名。天地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也。反則無名。而道無爲。不終無爲也。故見爲反而動已。伏於其間。此反所以爲動之用。且道無爲。則杳渺寂寞。亦云弱矣。而卷之則藏。放之則彌。化化生生。並行不悖。

並育不害。皆此無爲者以有爲也。故曰此道之用。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象非爲有有生於無。無形未是無

又曰。卽此觀之。可見天下之物。皆從有生。無此有。安得有萬物。而是有非本有也。俱從無極生來。向無此無。則亦安有此有哉。有其可名者道也。常道也。無其不可名者也。非常道也。

同異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聞非耳聞

中士聞道若存若忘。

無處

下士聞道大笑之。

因何信不及

只爲太分明。不笑不足以爲

著力兩可生疑

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瑤華帝君注曰。道不可道也。而亦有其可道。不可名也。而亦有其可名。雖可道之可名之。而聞之者卒鮮。卽或聞之。彼且將道其所道。名其所名矣。夫惟上士一聞是道。便知道雖虛無而實在吾身中。勤勤焉服膺勿失。奉之於胸。卽佩之於身也。降此而中士則若明若昧。或信或疑。可出可入。道有時存。卽有時亡也。更降而下士。則不知有道矣。設有詔之以道者。彼且大笑之。以爲不足信也。夫笑不幾於畔道也乎。然惟聞之而笑。斯足以爲道。不笑不足以爲道也。大道非庸流之所能識也。

故建言者有之

因見道理

又曰昔之達人。曾有味於道味而暨論以建白者。其言歷歷有之。則吾亦樂取而列焉。

明道若昧

不昧本來

進道若退

爲道日損

夷道若類

不生分別

又曰其建言者何一則曰以此身而明道初不自知其明也雖明而若昧焉再則曰以此身而進道亦不

自知其進也雖進而若退焉夷平也類卽等類之類建言者又曰道無險阻亦無奇特本平也而以吾之

身平易行去若皆與衆共知共行而若類焉

上德若谷

包含萬物

大白若辱

素以爲絢

廣德若不足

惟恐不及

建德

若偷常懷此念一照一用應變

無方

又曰建言者又厯言曰以此道而形爲德德則上矣。上則實矣而其心不自知其德也。蓋有如空谷然以。其德而表爲白至潔也。孰克汚之而其心不自以爲。白也。蓋有若汚辱然層而累之德曰以廣廣其不可。自據乎而其心不自知其廣也。猶若有不足焉德至。於廣亦云建矣。而其心不自知其建也。尚有若偷惰。然偷訓惰言德至於廣且建是非無所藉而能然也。蓋由其天質之眞純一不雜方能造是境界是其眞。質不大可恃乎而其心不自知其眞也。殆有若愚魯。

然渝與愚通。

大方無隅

不露圭角

大器晚成

道在萬物先成於萬物後

大音希聲

卽之即應

大象無形

無所相

又曰。德積於身。則此身無弗尊且達矣。建言者又歷言曰。德備於躬。直方大矣。豈不可以駕馭羣倫。而有德者不露圭角也。雖大方而無隅焉。隅稜角也。且德備於躬。棟樑之大器也。豈其不可向榮而早發乎。而韜光養晦。必待晚以成焉。徑寸之材。不至於晚。未克蔽目而干霄也。以德而發爲聲。秩秩德音。萬物將取則矣。而聽之寂然。猶是大樂之無聲也。蓋龍虎吟嘯。

從不輕發。非若蛙蠅之聒聒也。和順積中。英華發外。
德未有無象者也。而積而愈斂。不落聲色。究何所象
乎。蓋太素之質。純白不受采也。

道隱無名。無所指說夫惟道善貸。且成能化其化而不自化

又曰。凡若此者。皆所謂道。而道不可名。是蓋隱而無爲者。而由無爲以趨於有爲。則能推其有餘以貸不足。而萬物賴之。且相與以有成也。道之大何如乎。非上士曷克知之。亦曷克體之。

道化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虛無生一氣一生二。一氣判陰陽二生三。陰陽生成三才三生萬

物。三才生萬物。負陰而抱陽。背止其後。於冲氣以爲和。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視聽居前。於冲氣以爲和。

瑤華帝君注曰。一者純一不雜。不二之謂。所謂太極是也。然當無始之初。並無所謂一。自有道而一。始生焉。有無極。斯生太極也。自太極判而爲兩儀。一以生二矣。由兩儀以列三才。則二又生三矣。自三才奠而天生之地生之。人生之繁然不可紀數矣。故物生於三。則各稟其血氣。而既負其陰。又抱其陽。陰陽交會。無所爲知識。乘侮變詐也。渾然寂然。不過冲氣以爲和而已矣。冲卽冲漠之坤。冲漠之氣不淪於無。不滯

於有。自然而然，非和而何。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一無偶衆，人之所忌。而王公以爲稱，自處

謙柔

又曰。孤寡不穀。微詞也。賤且小者也。言性旣冲氣以

爲和，則可小可賤。而無庸高自貴大矣。乃庸衆不識

是性。而偏惡夫賤且小者。嗟乎。何不思之甚乎。彼孤

寡不穀之稱。非賤且小者耶。而王公大人。曷爲以之

自稱耶。

故物或損之而益。引之不得去弱用強或益之而損。推之必還去剛爲柔

推之必還去剛爲柔

人之

所教。無一亦我亦教之。唯道而已

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常逢敵亡

吾將以爲教父。不善善人之資

又曰。凡此者。蓋以道尚夫損故也。然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可損。則勢必轉而益。迨益之又益。以至於無可益。勢又將轉而損。損益之道。盈虛之道。卽有無之道也。識得此道。則與衆何好。亦與衆何惡。人教之。吾亦從而教之矣。和光同塵可也。倘舍柔而務剛。是強梁也。強梁者。乖悔是居。尙得其死所也乎。故惟是道。虛而不盈。無而不損。柔而不剛。吾將藉之。以爲立教之祖焉。父音甫。祖也。

徧用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大道虛無。有用馳騁。天下之至堅。軟能勝堅。無有入無

間

貫金透石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以有契無

瑤華帝君注曰。堅卽剛也。堅與柔。有與無。各相對待。故柔者堅之反。無者有之反。夫人而知之也。而用之則有道。倘不知柔能克堅。而遇剛。仍以剛克。其不折而敝者少矣。惟舉至柔者以馳騁乎至堅。則堅旣不損。柔亦不靡。何克如之。且或不知無能生有。而以有捍。有其不至紛而亂者鮮矣。惟根至無者以趨夫有。則無不終。無有不終有。而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有無相生。斯稱無間。則可知道總歸本於無。無爲斯以有。益也。

不言之教。

默識潛通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無爲之益。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天下希及之。

民鮮久矣

又曰。總之道本立於無形。而非有所作爲。運於無聲。

而非有所昭示。而不聲者若提其耳。不形者若策其躬。

是所謂不言之教。無爲之益也。聖人行之。而天下

卒希有及之者矣。中庸謂惟聖者能之。其斯之謂乎。

立戒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

名遂身退

身與貨孰多。

利多得

與亡孰病。

害已得

思辱得寵

留華帝君注曰。此名字卽榮名之名。不作可名之名。

解。言榮名雖可慕。而或不自重其身以弋浮名。是先失其身。久必並其名而亦失之。從可知身重而名輕。

失其身。久必並其名而亦失之。從可知身重而名輕。

也。故曰名與身孰親。擁貨以自封。是亦肥身之計。而身之所以爲身者。貴德以潤之。不在貨以豐之也。一失其身。身且不有。安用是貨。故曰身與貨孰多。貨與名皆非切身之物也。誠能不慕榮名。不殖貨利。而終日只知有道。則道在我而得矣。反是則亡。夫道宜得也。不宜亡也。得之較亡。其孰病乎。有識者可憬然悟矣。

甚愛必大費

溺於情欲必喪其本

多藏必厚亡

累於貪故必失其真

知足不

辱

大圓覺滿

知止不殆

應加是住

可以長久

無量

又曰。世人爭名鶩利。皆愛之。一念階之也。苟或注意

於一物。而從而爭之。鴛之務求而得之。勢必盡其所
有而求之。則不至於大費不已。而多藏以爲富者。悖
而入必悖而出。得之多則攻之衆。欲不至於厚亡也。
能乎。夫惟有得卽足。足無盡也。知足則有盡。素位而
行。苟完苟美。而不妄希不可必得之過。夫何辱焉。登
高防墜。臨深防陷。急流而勇退焉。哲人所以見幾作
也。如是者謂之知止。知止則不蹈於危殆矣。而尚不
可以長久也哉。

洪德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自勝其用不敝。韜大盈若冲。自其用不窮。登虛

瑤華帝君注曰。天下物之成者。久則未有不敝。而要其所以敝者。以其有成之之迹。爭用之勢。流於敝。若道之大成。不若此也。雖有成之之形。而無成之之心。常若缺焉。亦如其無成。不自滿假。夫何敝。而盈者。天地鬼神之所惡也。器盈則覆。不利攸往。惟道有盈之理。而無盈之之心。雖大盈猶若冲虛而無物焉。夫虛則靈矣。靈則四會而五達。其用亦安有窮乎。

大直若屈。順道

順

大巧若拙。無爲

無爲

大辯若訥。忘言

忘言

又曰。類而推之。曲則能全。不尚直也。任直過則多折。故有道者不自處於直。而委曲周旋之中。禮常若屈。

而不克伸焉。雖屈而直正大也。至於巧則初不自以爲巧也。自以爲巧。其巧必勞。故若拙焉。不巧之巧。巧斯大矣。而闡揚道德。則需辯。有道者初不敢自逞其辯也。自逞其辯。其辯必窮。故若訥焉。不辯之辯。其辯大矣。

躁勝寒。清者濁之源 靜勝熱。靜者動之基 清靜爲天下正。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又曰。向使成而不缺。盈而不冲。以及直而不能屈。巧而不安拙。辯而不欲訥。是猶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矣。彼躁能勝寒。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又不能勝。

寒偏於一邊。非中道也。一失中則紛紜擾攘。全失清靜之體矣。故必清靜以正天下。斯爲得之。

儉欲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情歸性 邦走馬以糞。意馬閑 天下無道。靈苗秀 天下無道。性逐情 戎馬生於郊。意馬狂 心地荒罪莫大於可欲。一念易動 祸莫大於不知足。迷已逐物 眇莫大於欲得。豈可更添一物 故知足之足常足。鴻鈞賦予 不爲貧。

瑞華帝君注曰。尙書云稼穡艱難。詩雅云稼穡惟寶。則可知農事乃有天下者之亟務。而窮兵黷武。最足以妨農業。是故有道之世。寓兵於農。屏却戰鬪。田獵。

而馬無所用。一時民得三時無害。遂致力以糞田焉。
苟或無道。則戎馬生於郊圻。民不聊生。尚何糞田之
有。要其戎馬之生。總緣於僉壬敗類。逢君之惡。懸可
欲者以相招。而人君不以有天下自足。且必欲得而
甘心焉。則其禍患有鮮所底者。故以可欲者誘人。其
罪大矣。而不知自足。爲其所誘而必欲得之。迨至得
禍慘酷。伊誰之咎乎。太上曰。禍曰咎。蓋深切以警人
也。由是論之。足有何盡。貪得者緣於不知。雖曰求足
而究不克足。惟知現在處。卽是足。則無入弗得。斯常
足矣。

鑒遠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

潛心知天下。智周萬物。不窺牖。察肢體。

見天道。

離形

其

出彌遠。

神遊萬國。其知彌少。

心包太虛

瑤華帝君注曰。易之同人曰。出門同人。昌黎伯曰。坐

井觀天。斯二說者。均與不出戶不窺牖之論相左。而

太上當曰。乃爲是說者。爲性之渾全而言也。蓋人同

此心。心同此道。此一人之心。卽千百人之心。卽萬億

人之心。本是心以運之。四海融於一室。故無庸出戶

而知之也。天之道。卽人之道。喜怒哀樂。陰慘陽舒。恒

相配待。人身所以爲一小天地也。川流敦化之德。而

卽本吾德以德之。則天道瞭在爾室。亦奚俟窺牖而始見乎。世人不知道在目前。而遠以求之。惟其出求之彌遠。則其知道也彌少矣。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明鏡當胸不見而名。寶劍在手不爲而成。不動

毫

又曰。道之渾全如彼。心之光瑩如此。光瑩者。渾全之用也。聖人無方無體。何慮何思。其所知者。不待行而始知。其能名者。不待見而始名。則其所成者。蓋亦無事於爲。而爲之利已溥矣。惟無爲斯以有爲。有爲未有不自無爲運之也。無爲之爲。亦安用出戶而窺牖

也哉。

忘知章第四十八

爲學曰益。

百尺竿頭爲道曰損。空諸所有。損之又損。皮更進一步。納此一無。損之又損。毛

剝盡惟有真實。以至於無爲。恬淡無爲而無不爲。自然

虛靈萬化

瑤華帝君注曰。損益二字。在孔子爲經世者說。則取

益而戒損。在太上爲出世者說。則取損而忌益。如人

或昧於道本。而逐其末。以學之。博聞強識。采寔摭華。

勉旃既深。聰明就廣。非不勤且專也。然亦第謂之益而已。苟一曰知道而去其妄心。收其放性。處處俱從

本原上探求。舍多識而會一貫。若是者方謂之損。然

知其當損。從而損之。是猶有心於損之也。惟損之又損。以至不自知其損。則是無心損矣。無心者卽所謂無爲也。惟無爲而溥博淵泉。無非道所充塞。則亦無不爲也已。

故取天下常以無事。無心是大還及其有事。物來斯照不足以取天下。棄天下如敝屣

又曰。道在損而無爲。則亦何疑於治天下乎。天下雖至廣大。天下之人雖極繁多。而將欲取天下之人。從而化之。使皆從而歸之。則常貴於無事。無事者。潛移默運。而耕田鑿井。帝力何有之謂也。若夫張皇補葺。

潤色太平。而風卽於浮。情流於僞。天下相率而浮僞之。則亦安克取天下而化之也哉。

任德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不以我爲我乃見中心以百姓之心爲心。人我之心同乎一性善

者吾善之。

與我同然

不善者吾亦善之。

各返其正

德善矣。

同乎信

者吾信之。

消息天然

不信者吾亦信之。

誰非此道

德信矣。

全其智信

瑤華帝君注曰。道無心也。道生天。天無心也。天生聖

人。豈其獨有心乎。故曰聖人無常心。無常心者。無成

心也。惟無成心。而卽以百姓之心爲心矣。曷以見其

以百姓之心爲心。蓋百姓有善。卽有不善。有信。卽有

不信妍媸美惡之分途也。人類雖分聖人之心無分。
故於善者從而善之。於不善者亦從而善之。善不善
在人而吾所以善之之心未常渝也。德可謂善矣。信
不信在人而吾所以信之之心未嘗變也。德可謂信
矣。德之善德之信則亦安用夫常心哉。

聖人之在天下。憄憄。母不爲天下渾其心。忘所敬也。百姓皆
注其耳目。一有成心。自然。聖人皆孩之。任其

又曰。聖人雖不以善惡信僞。分別人品。而天下之人。
偏以善不善信不信。相挾相攻。紛紛穢穢。迄無寧日。
聖人用是憂之。憄憄焉。憄憄卽惄惄也。爲天下渾其

心於相忘。在天下之人。方注其耳目。以聆聖人之獎讓。以窺聖人之予奪。而不知聖人之待天下。全無所好。亦全無所惡。如嬰孩之純一無僞。與天下相安於無事也。故曰皆孩之。

貴生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日圓缺生之徒十有三。初三生魄死之徒十有三。十六月人之生。亦如八喪魄動之死地。水火相違亦十有三。木成六火數七。

瑤華帝君注曰。死生亦大矣。而性固無生死也。人出入之。則有生死矣。故能知性以見性。見性以復性。超

出乎嗜慾攻取之外。則從此長生。假若昧失本性。離却真性。陷溺恒性。曰入乎紛華靡麗之場。則自趨於死地矣。出生入死。其明較也。人能去妄求誠。守真抱樸。此煉形住世者也。生之徒也。可生之道。十有其三焉。倘或緣情逐境。耽滯於聲色貨利之中。則是徇慾以喪生矣。而謂非死之徒乎。取死之道。亦十有三焉。生死之義。明白昭雪。若此。而有人既已知夫生之之道。及物來誘之。遂將素所知者頓忘。而徑趨於慾海。則其動而之死地者。亦十有三焉。夫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生而動之死地。亦十有三。三三並而

爲九。而性止一。性之數恒少。何不敵慾數之多乎。

夫何故。人月相似以其生生之厚。同天地之一氣

又曰。是非無因也。以庸衆愛生貪生之厚故耳。過於生生之厚。自必趨於死之途矣。

蓋聞善攝生者。無忿慾

陸行不遇兕虎。內省不疚

入軍不避甲

兵。何懼兕無所投其角。

身非我有虎無所措其爪。

我亦忘我兵無

所容其刃。此心自若夫何故。

本無生死以其無死地。

生死特一氣之聚散

又曰。庸衆厚生而不免於死也。如是。若所聞善攝生者。則不然。善攝生者。本無生者也。故在陸而行。則不遇兕虎焉。其入軍陣。則不避甲兵焉。非不遇兕虎也。

兜角無所投之。虎爪無所措之。則有若不遇也。亦非不避甲兵也。兵無所投其刃。則有若不避也。伊何哉。以聖人本無死地也。聖人何以無死地。以其無生也。不有生。亦安有死乎。是所謂不生不滅。不溺不焚。不凋不殘之謂。

養德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元皇祖德畜之。化生諸天形之。在天成象勢成之。在地成形是以萬物。一切有象莫不尊道而貴德。皆從道生

妙法元君注曰。道生天地。何況萬物。故凡自無而有者。皆道生之也。第道能生之。不能畜之。於是乎賴德。

德者道之所積而流者也。並生並育。非德充周於其中。固難言咸若其性也。道生卽常無以觀其妙。德畜卽常有以觀其微耳。顧道雖生之。德雖畜之。而必有所附而斯形。假如天地間無物。亦安所知爲道之生。見爲德之畜乎。故形道之生。形德之畜。皆物也。有物則有勢。凡剛柔之相取。燥濕之異。宜動靜之互根。隱顯之殊途。相推相積而成者。又勢爲之也。物形勢成。此特其末耳。流耳。由末以溯本。從流以探源。則總不離乎道與德也。道之尊何如乎。德之貴何如乎。尊則師保承之。貴則侯王奉之。萬物共稟道德。卽莫不共

知尊貴也。

道之尊德之貴。

越古超今

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生成道體受命於天

又曰。道德尊貴若是。是豈有大於道德而從而爵之者乎。曰非也。此天爵也。子輿氏所云之良貴也。自然而生物。亦自然而畜物。則亦自然而尊且貴。夫安得從而爵之。

故道生之。德畜之。

稟其精含其氣

長之育之。

遂其形字其材

成之熟之。

權其成量其用

養之覆之。

作其和

生而不有。

內無爲

而不忘。

外無

其形其長而不宰其物

是謂玄德。

合道

又曰。道之自然若此。則本自然以及物。而或從而生

之。或從而畜之。或從而長之。或從而育之。以至於成
且熟也。養且覆也。似皆出於有心。而道固無爲也。無
爲則無心而成化矣。雖生之而不自以爲有也。不有
則不恃。爲一如其無爲。於以長立萬物之上。全不自
謂有宰制之能。如是者欲不謂之玄德能乎。蓋德介
有無之間。雖形未形。不可名無。亦不可名有。是德而
立者也。德至矣。

歸元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

道生一
以爲天下母

妙法元君注曰。始卽無名。天下之始。無極也。自無極

而太極無不終無而有矣。有非卽有名萬物之母乎。
惟母能生萬物。然不有箇始。母從何有。故曰天下有
始。方以爲天下之母也。

旣得其母。二生以知其子。三生旣知其子。夫物萬物芸芸復守其
母。各復歸其根沒身不殆。常存

又曰。子者。母之所生也。天下未有無母之子。道生萬
物。則得萬物之母矣。得其母。則凡充滿於宇宙者。皆
道生之子也。以母知子。何事推求。弟子母有相顧之
義。倘子日逐於馳騁。而全缺定省溫清之道。雖博得
箇爵祿。以榮親。而母之精神念慮。已隨其子消耗無

幾勢不將淪於殆乎。彼滯於有而不復反於無者。何以異是。故曰既得其子。則必仍完守其母。方不至殆厥終身也。

塞其兌。寡言。惜氣。閉其門。收視入。返聽外。終身不勤。不勞而治。開其兌。內境出。永絕道根。濟其事。

寡言。惜氣。閉其門。收視入。返聽外。

終身不勤。不勞而治。

開其兌。內境出。

永絕道根。

終身不救。

永絕道根。

終身不救。

永絕道根。

終身不救。

永絕道根。

終身不救。

永絕道根。

終身不救。

永絕道根。

終身不救。

又曰。兌者悅也。門卽理欲之門。言母旣當守如是。則當從事於淡泊清靜。而無所用其滋擾矣。天下紛紜類起於心之多悅。而理欲之交不克貞耳。惟塞其悅之之心。閉其理欲之門。相與於無相與。則終身克全於道而不勞。是爲不勤。反是而不惟塞之。轉以開之。

不惟閉之。反以濟之。將攻取日深。陷溺日甚。既失其母。並害其子。此其人之終身。尚可以救援也乎。

見小曰明。

虛中

守柔曰強。

剛中

用其光。

照耀

復歸其明。

聖日

無遺身殃。

心無

一塵是謂襲常。

直下

承當

又曰。恒情每重大而輕小。而不知小卽大之階。涓涓不除。遂成江海。炎炎不滅。遂至燎原。是皆忽小之明徵也。塞而閉之。是以其所見之真。謹而守之。尚不謂之明乎。凡事退後。視有如無。而絕不與物爭得失。其柔甚矣。然惟柔斯能不敝。不敝而尚不謂之強乎。人

生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嗅。口之能味。皆所謂

光也。以神運之。不以欲滯之。便謂之用其光。聖人塞
兌閉門。非全絕意於物。第以神運之。用其光而已矣。
雖用其光。又不欲使光之盡洩也。仍聚其精以還本
明之體。如知子守母之謂。故能復歸其明。而不使少
有滲漏以遺身殃。如是則不溺不焚。不凋不殘。而得
以常生常明。相續而不絕矣。襲訓續。

益證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

未舉先覺

行於大道。

一念而已

惟施是畏。

一理而已

妙法元君注曰。夫道無爲。則無所爲知。卽無所爲行。

雖無知而知自存。雖無行而行自在。則亦不言而物

化焉。介猶忽也。言使我忽然有知於道。而以所知見之於行。則設施建立。非不卓卓可觀。而民之望其治者。已莫不心乎惕惕矣。所謂善政。民畏之是也。

大道甚夷

周道坦易

而民好徑

思無邪

又曰。此民字作人字解。夷。平易也。言大道本至平易。平則不嫌於迂濶。百年莫殫。累世莫盡可也。而人情驚於近功。欲速以求有濟。則不惜闢徑以圖之矣。夫好徑而期欲速。其流弊尚有窮乎。

朝甚除

正心

田甚蕪

性明

倉甚虛

神靈

服文綵

黃庭內人服錦

衣帶利劍

執劍百丈

舞錦旛

厭飲食

何不食蒸太和精

但得

財貨有餘

歸復

積金寶。是謂盜竽。其盜機也。非道也哉。於道何有

又曰。有如賢良在位。朝則以之。欲速勢必聽譖諂而疏賢良。善人其盡除矣。深耕易耨。田則以之。欲速勢必掘苗助長。而田反荒蕪不治矣。陳陳相因。倉則以之。欲速勢必急功趨利。耗竭盈儲。而倉反空虛無有矣。凡若此者。皆好徑之害也。由是以推。則凡爲人上者。總當黜華崇實。端本舍末。如衛文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可也。若好服文采。喜帶利劍。貪饕飲食。擁財貨。以自封。則是盜之竽而已。夫竽樂器之長。所以聲樂者也。竽作而衆音皆作。人君以盜倡。使民亦以盜和。

何以異此。是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如是而尚不謂益竽乎哉。甚訓盡。

修觀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不出乎道善抱者不脫。不離乎道子孫祭祀不輟。此道常有

妙法元君注曰。剏建非常。以期百世之基。乃未幾而建者或從而拔之。夫何故。建未善也。攀援鞏固。以爲依附之資。乃未幾而抱者或從而脫之。抱未善也。及身弗支。而何況於孫子。夫惟本道以立基址。善建矣。本德以爲依據。善抱矣。不惟不拔不脫。而世世守之。

子孫於以相繼而不輟也。豈不信乎。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

築基

修之於家。其德乃餘。

鍊精還氣

之於鄉。其德乃長。

鍊氣還神

修之於邦。其德乃豐。

鍊神還虛

修之

於天下。其德乃普。

鍊虛合道

又曰。由是推之。善建善抱。總不外修其德而已矣。德修於身。則德乃真矣。德修於家。則德乃餘矣。德修於鄉。則德乃長矣。更進而修於邦。修於天下。其德有不豐且普乎。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也。

故以身觀身。

心中

以家觀家。

性中

以鄉觀鄉。

神中

以邦

觀邦道。

道中

以天下觀天下。

無中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

不無以此。反求
中無以此。諸身

又曰此字指身言。以身觀身。此身同。此德同也。以家觀家。此家同。此德同也。以鄉觀鄉。以邦觀邦。此鄉同。此邦同。此德同也。夫家鄉與國。旣皆可以執此例。彼豈天下獨不可以觀天下乎。天下至廣也。吾何以觀之哉。固卽以此身而知之也。以天下觀天下。猶以身觀身也。豈身可以觀身。而天下獨不可以觀天下乎。

玄符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抱道比於赤子。

無心大還

妙法元君注曰。厚卽純一無僞之謂。赤子知識未開。

渾然在抱。秉厚無踰於此。而體道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道自無爲。我自無心。其含此厚德。默運潛行。蓋有如赤子焉。

毒蟲不螫。無畏猛獸不據。無憂攫鳥不搏。無慮

又曰。天下禍患之來。非無自也。總緣人有以召之。如逐於有爲。涉境多則戕賊以嘗試者亦多。而或毒蟲螯之。猛獸據之。攫鳥搏之。皆勢所必至者也。若含德厚。則我且無爲。無爲而灾害奚至。則可不慮夫。毒蟲猛獸攫鳥也矣。據作喙。音吸。

骨弱筋柔而握固。神完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全精之至。

也杏
宾

又曰。且含厚而比於赤子。更自有說。赤子之骨弱也。
其筋亦最柔也。而所握則常堅固而不易開。當是時。
冥然無知。寂然鮮動。不知有牝。焉知有牡。卽又焉知
牝牡之有合。然雖不知而其駿作矣。是駿也。與形俱
來。有根於無者也。是先天之所秉。乃精之至者也。含
德厚者可援此例之駿音。赤子之陰也。

終日號而嗌不嗄。

性和之至也。恍惚

又曰氣傷於和。過號卽必嗄。赤子不然。雖終日號啼。
而其嗌固未見有啞。是非赤子之能不啞也。謂其雖

號而不傷氣。和之至也。氣和則嘎安從生。而又何疑於含德厚者耶。

知和曰常。

常寂光中

知常曰明。

慧光明照

益生曰祥。

靈源不竭

又曰。由是以觀。則和爲貴矣。和卽所謂柔也。牝也。卽所謂無形無聲之物也。人特患其不知耳。誠知之。則道在是。德亦在是。而常爲道德之人。不失常存之理。時時奉而守之。則始自明誠者。久且誠則明矣。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苟或旣不知和。又不知常。而益以生之。夫大道無生。安用益生。益之則反賊之矣。欲免於祥也。得乎。祥訓妖。猶亂訓治也。

心使氣曰強。氣動則剛。物壯則老。人欲太盛謂之不道。喪亂本真不道。

早已。真不立妄不空

又曰。人知和則心靜。心靜則氣常柔。反是而使之。則氣妄作而肆。是謂之強梁也。且強梁用壯。剛過易折。卽或不折。亦必易敝。幾見自古英雄。常留天壤也耶。故用壯而老。皆非守柔。守虛。無名。無爲之道。是所謂不道也。不道之事。尚不當早已也哉。已止也。息也。

玄德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默識言者不知。口頭三昧塞其兌。榮內外閉其門。衛挫其銳。解其紛。總慧持和其光。生生離貫同其塵。離貫是謂玄同。

妙法元君注曰。道可言傳。亦不可以言傳。其可以言傳者迹也。散殊也不可以言傳者體也。一本也是惟知者識得道之來龍。無始無名。而從無始而始。無名而名。總可以默守之。故常不輕言夫道。若據摭一二。擁座拂塵。鑿鑿大言。謬自以爲知道。而不知者固已多矣。此兌字指口言。與上不同。而門指喉舌言。亦與上異。言道在無言。是必塞止其口。而閉其出納之門。挫其輕躁之銳氣。解其纏結之紛紜。而有光不耀。用是和之。雖塵弗避。用是同之。若是者可謂同矣。而塞與閉。挫與解。和與同。皆運於自然而無心以出之所。

謂玄也。故曰玄同。

故不可得而親。釋迦參禪未已亦不可得而疎。太上學道未濃不可得

而利。伏羲究易未了亦不可得而害。孔子夢奠方終不可得而貴。道者心體

亦不可得而賤。心者道用故爲天下貴。一切皆盡真常獨存

又曰。事之操於人者。人得主之。而我不爲政。孟子云

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是也。若知道而默抱道而處。則人不得親之。夫親極必疎。既不得親。則亦安從而疎之耶。推之於利害貴賤。均無弗然。此道之所以不落聲色。不着形象。渾渾噩噩。爲今古之重寶。而見貴於天下也乎。

淳風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凝神以奇用兵，明心以無事取天下。

性

妙法元君注曰。事出於平易者爲正。出於權術者爲奇。而出於無心爲無事。故撫國不事張皇。不矜振作。而與民共者同此庸常。使盡人能知能行。則是以正治之矣。而準此以用兵。則勢有不能。欲不以權術行之。未克濟事。故曰以奇用兵。而欲胥天下從而化之。使皆歸向於我。正不貴乎。要結招徠。以有事也。默化潛移而已。故曰以無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得道天下多忌諱。居移氣養移體。而民彌

贊。此心易失。民多利器。念念奇物滋起。心動神疲。法令滋彰。以心用意。盜賊多有。愈熾。

又曰。以正以奇。以無事。斯三者。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言。卽以此道而知之也。倘一出於有事。則無論紛更多端。卽所爲忌諱之事。正復不少。上多忌諱。則爭言祥瑞。惡聞災祲。而閭閻疾苦。壅於上聞。民欲不貧也能乎。利器卽權術也。上好粉飾太平。則質直鮮所投合。而人爭以權術償之。久之。君日以驕。臣日以謗。上下相蒙。而國家欲不至於昏亂也。得乎。由是而遞降焉。人多技巧。猶其有權術也。夫技巧曲藝之事。似

於國有利無害。而不知一尙技巧。則凡可矜可怪之物。羣爭構之。尤而效之。而奇物滋起矣。更由是而上焉。文網曰密。爰書曰甚。法令滋擾。使下民手足均無所措。則賦黃鳥鴻雁者。其不相率而爲盜賊也。幾希矣。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不尙
權謀我好靜而民自正。不用
刑器我無事而民自富。不貴
奇貨我無欲而民自樸。身修
國治

又曰。凡若此者。皆有事以致之也。若準無始之道以致治。夫何有斯弊哉。聖人知其然也。而一準無爲以立其本根。無爲則靜而少事。而位躬行已。全然無欲。

則民或從而化之。或從而正之。而以務本業。不趨浮
爲。其富也必矣。質直好義。承上意旨。其樸也必矣。夫
有事積弊若彼。無事獲效若此。則亦何憚而不無爲。
讓聖人以獨至哉。

順化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默。其民醇醇。渾。其政察察。明。見。其民缺缺。日
疎。禍兮福之所倚。損者益也。福兮禍之所伏。禍福無門。孰知
其極。無有邊際。其無正耶。道無形體。正復爲奇。心不可測。善復爲妖。不
知人之迷。昧其本性。其曰固久。無始以來。

妙法元君注曰。道尙渾厚。不尙精明。惟渾厚者無爲。

無爲而民自化。一涉精明。則有爲矣。有爲則缺陷者必多。故其政悶悶者。其民必醇醇也。其政察察者。其民必缺缺也。且從事於有爲者。不過欲獲福而免禍耳。而不知禍福雖是兩端。實則一事。當其有禍。而福已倚於其中矣。當其有福。而禍已伏於其內矣。禍福相乘。罔所止極。而昏昏者卒弗知之。豈天下竟是一禍福之天下。而無大道以正之耶。要之正不終正。正之復流而爲奇。善不終善。善之復返而爲妖。人之迷弗悟者。只知有福。而不知禍已隨之。只知有正與善。而不知奇與妖已隨之。嗚呼。其蔽錮爲日固已久矣。

正復之正。卽上以正治國之正。善卽祥瑞之祥。不作
善字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圓通廉而不剝。清靜直而不肆。中正光而
不耀。冲虛

又曰。凡物方者必割。廉者必剝。直者必肆。光者必耀。惟聖人於無極而有。有極而無之理。識得十分透亮。知極者必有返時。故方而不至於割。廉而不至於剝。直而不至於驛。光而不至於耀。歸本於無。注德於柔。守貞抱璞。而超出乎禍福奇正妖祥之外。省却多少經營煩惱。何等安閒。而從容以中道也。

守道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存心養性莫若嗇。以天理易從約儉從約是謂早服。先得此理易從簡是謂早服。勝人欲。夫惟嗇，儉從約。易從簡。是謂早服。重積德則無不尅。有所操持復禮。重積德則無不尅。復禮克己無不尅。則莫知其極。無所不用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靜極見真有國之母。真一神與可以長久。神與道存

妙法元君注曰。嗇。簡也。柔也。虛而無也。世之治人者必從事於鋪張。事天者必致力於昭格。往往紛更滋擾。而不知治人事天。總莫若以嗇處之。蓋人之心卽我之心。以我之心治人。是以心治心也。我之心卽天之心。以我之心事天。是以心印心也。而運於無形。不

見作爲之迹。嗇之至矣。下民化之。卽根於其嗇而來。是其輸服固已久矣。非早服而何。早服上之重積德。以致之也。德卽所謂嗇。言重積德。則德之所運。風流而令行。無弗尅。而治之尅。訓洽。旣無弗洽。則莫知其極矣。莫知其極。則德徧羣黎。不事聲教。而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尚不可以有國也耶。第有國必得其母。有國之母。嗇也。柔也。虛也。無也。是卽不可名之道也。以道治天下。是以母育天下也。而尙不享祚於長久也哉。

是謂深根固蒂。

深息固精

長生久視之道。

虛空消殞道炁常存

又曰。凡物根不深者。則易撥。蒂不固者。則易敗。若本道以治之道。之入人深者。蓋固結而不可解矣。是之謂深根固蒂。而不惟治國。且能長生壽已。以壽人壽人。以壽世。於以悠久而博厚。博厚而高明也。倘所謂長生久視之道。非耶。

居位章第六十

治大國。虛生明空生慧。若烹小鮮。治心亦易。以道蒞天下。道不遠其鬼不神。陰魔。危首。

妙法元君注曰。此二語於孔子武城之說相反適所以相成。割雞焉用牛刀。言小邑不必以大道治之。此

言治大國若烹小鮮。言不如烹小鮮之法。則不可以治大國也。此何以說。曰。治大國不可煩。烹小鮮不可以撓。撓則鮮者易爛。煩則政治多擾。夫是以取譬而喻。世之所以重鬼神奇鬼神者。以鬼陰之靈。神陽之靈。幽明胥待命焉。若以道蒞天下。則聚精於至精之中。秉靈於至靈之始。無精也而有精。無靈也而有靈。此其洞洞屬屬。神爲何如。彼鬼亦第安於不識不知之天。無所用其神矣。

非其鬼不祿。其神不傷人。幻盡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心境兩忘夫惟兩不相傷。形神俱妙故德交歸焉。道德感通

又曰。世人所以重鬼之神者。以其能傷人也。若以道治天下。鬼神聽命。則非惟鬼不傷人。其神亦且相囿於大道。而不致傷人矣。是非神之不傷人也。良以聖人治本於嗇。守要於柔。心而無心。爲而無爲。與天下渾渾悶悶。全無作爲。以害之。是能不傷人矣。聖不傷人。而謂神忍傷人乎。是之謂兩不相傷矣。而神不傷人。總由於聖不傷人以致之。聖人之德何如也。天下德之。從而歸之。且以德神歸神者。亦併而德之歸之。是交相歸也。故曰交歸。

謙德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上善若水

天下之交

衆高從下

天下之牝

衆剛從柔

常

以靜勝牡

靜爲躁君

以靜爲下

無爭

光垣帝君注曰。自來任世者。動曰必爭上流。而不知上極必下。迨上而下。下不可爲矣。太上則教人以下自居。而有國者尤當下也。故篇首卽曰大國者下流。蓋國大則人歸之者衆。猶水下則就之者多。是大國本擅下流之勢。而撫國者又能屏却驕盈。安處恬淡。無侈大。無張皇。冲而守之。抑而持之。則是願處於下流矣。所以然者。天下酬應之交。尚柔而不尚壯。天下之牝。皆性生於柔者也。人而涉世接物。以柔自處。正

不殊於牝也。蓋牝之柔緣於靜。牡則好動而不能靜。
此牝之勝牡端在於靜。而靜非他也。冲也抑也。節所
謂下也。人不知下。豈其不知靜乎。故曰以靜爲下。

故大國以下小國。容則存小國以下大國。順則存

理存

取大國。

又曰是下也。保國之良策也。大國小國均不可離者
也。大國而下小國。則取小國之心而服之。湯事葛文
事昆夷是也。小國而下大國。則能取大國之心而悅
之。勾踐事吳。太王事獯鬻是也。

故或下以取。小必納或下而取。大必納小

又曰。凡若此者。或本此下以取人。或守此下而見取於人。可知柔能克剛。柔之極正剛之極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神者萬化之主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心者大道

之夫兩者卽心是道各得其所欲。自當除垢止觀故大者宜爲下。

又曰。且大國沃野廣饒。帶甲千萬。他何所欲。不過欲四海歸心。而同在吾胞與之內。兼畜之已耳。小國截長補短。方五六十。他何所欲。不過欲撫我愛我。吾寧入而臣妾之。謹事之已耳。大國欲之。小國歸之。小國欲之。大國納之。是兩者各得其所欲矣。而得其所欲者非有他術也。冲也抑也。下也撫大國者亦何憚而

不下也哉。故曰大者宜爲下。

爲道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

造化玄微

善人之寶。

一點真金源流天造

不善人之所

保。

人各有心謹持勿失昧

美言可以市。

巽語能說

尊行可以加人。

力行近仁人

之不善。

道亦

何棄之有。

道亦在

光垣帝君注曰。天地間散見於事物之中。而可以範

圍乎人者。固自甚多。然特其門堂已耳。非奧也。惟道

介有無之間。不絕聞見。而究不落聲色。則是幽深而

玄遠。方可云萬物之奧也。善人性而有之。如驪龍領

下之珠。本自生成。非寶而何。若不善人有而失之。然

苟能尋踪覓跡。取已失者求而得之。約而守之。亦未嘗不可以束身於寡過。是非其所恃以保者乎。夫善者寶之。不善者保之。則是道公共之道也。本道而發爲美言。可以爲市於世。奉道而尊行之。亦可加之於人。胥天下而化之。在良材。固成大器。卽楷者亦不至棄於無用也。道不遠人。人之不善。夫何棄之有哉。故立天子。心君置三公_{神氣精也}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世之所貴不如坐進此道。我所寶

又曰。道之可寶如是。則凡智愚貴賤。均以道爲楷模。是雖貴如天子。尊如三公。駟馬盈朝。拱璧炫采。而擁

彼靡麗無裨於身心也。何如曰進於道。曰達於上乎。
故曰不如坐進此道。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完我本無不曰求以得。求則得之有罪

以免耶。

純一
如初

故爲天下貴。

用和爲貴
道斯爲美

又曰。是道也。非始重於今。而從古貴之者也。彼古之

所以貴此道維何。不曰求則得之。而凡有罪之物可

以汚我者。悉從而免之耶。天下患在不可得與不可

免耳。而今則得之免之道之可寶何如乎。故曰爲天

下貴。

思始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

不擾其心

事無事。

不鑿其性

味無味。

不驚其神

大小多少。

縱橫順逆

報怨以德。

修行無咎

光垣帝君注曰。

大道原麗於無。無卽道之原也。人惟

趨於妄。斯攻取多而作爲起。道則不然。苟能深味乎

此。則不必從事於爲。無爲可也。不必致營乎事。無事

可也。亦不必備嘗乎味。無味可也。本此無以立體。則

任彼大小多少。而總以無爲處之。雖極之於所怨。而

物有致怨之事。我無蓄怨之心。不見可怨。怨亦何報

迨至渾忘。我仍以德待之。是所謂無怨也。而無怨實

根於道之無也。

圖難於其易。抱爲大於其細。執天下難事必作於易者。

先難而後獲

天下大事必作於細。積精累氣以成真。是以聖人終不

爲大。

聖不自聖

故能成其大。

身等虛空

夫輕諾必寡信。

易悟易疑易得易失

多易必多難。

大迷之下必有大悟

是以聖人猶難之。

說破

故終無

難欲其自得

又曰。人倘不識無爲之道。則必從事於爲。而爲於其

難者。遂致輕夫易。爲於其大者。遂致忽夫細矣。而不

知易者難之引也。細者大之階也。故圖難則必於其

易者先圖之。爲大則必於其細者先爲之。由易而難。

斯不難矣。由細而大。斯不大矣。天下之難事大事。皆

未有不從易與細以致力也。夫大事既作於細。則第求其細可矣。聖人知之所以終不爲大也。不爲大而大自在。其不成者幾希矣。推之易言與輕爲似若兩途。實同一轍。彼輕諾者易言之故也。而已信之寡矣。輕爲者視事一切皆易。而正惟多易。其跋前躡後者。難正不少。是以聖人雖由細以幾於大。而此心蹀躞。憂乎其難。蓋臨事而懼之衷也。究之慎終如始。固無入弗得矣。夫何難之有哉。

守微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安靜其未兆易謀。臨事其脆弱易破。防危其微

易散。道心爲之於未有。未發治之於未亂。發皆爲之於未有。未發治之於未亂。發皆中節。

光垣帝君注曰。安者。無事之時。暇豫之居諸也。而安每卽於危者。以人恃其安而放之。故安不終安。要之其安原我所應獲。是在於守而持之耳。持之固自易也。事幾已露。每難圖維。當其未兆。尚在寂感之交。於此致力。謀孔易矣。譬之於物質。久而堅。急難攻錯。若當其脆。破可立致。何易如之。而積重者。難返。勢大者。難圖。當其微。未至於重且大也。從而散之。夫亦易易。所謂先事之圖。必在幾先之哲也。故爲之於未有者。尚無所有也。清其源也。上也。治之於未亂者。已有而

未亂也。塞其流也。次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從微至著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登高

自卑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行遠爲者敗之。

道不窮執者失之。

道不得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與道合一

無執故無失。與神合

千古不朽無萬世

存常

又曰聖人之所以致防於未然者。以小宜謹而微宣。慎也。蓋小者大之基。微者顯之機。維彼合抱之木。不始於毫末之萌蘖乎。九層之臺。不始於累土之逐加乎。千里之行。不始於足下之步趨乎。夫小必大。微必顯。近必遠也。厯厯如是。則是未兆之先。無所庸其滋。

擾矣。而逞妄以爲之者必至於敗。膠執以自信者必
至於失。聖人則不若此也。知道在於無。而卽以無爲
安之。以無執化之。夫何敗與失之有。故曰無爲故無
敗。無執故無失。

民之從事。不知自然常於幾成而敗之。不謹於始鮮克有終。慎終如始。
則無敗事。初心不昧
永無危殆

又曰。彼聖人之無爲無執不可望之於凡民也。彼民
固於習染。蔽於聰明。狃於僞妄。其從事也。每於事幾。
之已成而始加圖謀。究之勢已逼近。雖極力挽回。不
克旋轉。每十無以救其一。此敗之所以類然。而要之

人情多致謹於始而於終則疎忽之。若果能慎終如始。先後一致。亦胡至以敗事聞哉。

是以聖人欲不欲。欲人之所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尊德

學不學

學人之所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反本

以輔萬物之自然。

與時偕行

而不

敢爲慎獨戒懼

又曰。古之聖人知其然也。故衆人有欲。聖人不諱言欲。而不欲之欲。乃其欲也。夫以不欲爲欲。亦安貴難得之貨也乎。衆人有學。聖人不諱言學。而不學之學。乃其學也。夫以不學爲學。尚不可以轉衆人之過。而免之也乎。復轉也。夫其所以不欲不學者。道尚自然。

正無事乎。欲與學也。萬物皆稟是自然之道。而卽以無欲無學者輔之。而弗敢爲焉。此聖人之以無爲立。隆於天下萬世也夫。

淳德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

在明
明德
將以愚之
不使其
有知

光垣帝君注曰。三皇而後。堯舜禹湯文武。均號先覺。先知。惟先覺則以所覺者覺人。惟先知則以所知者知人。總欲使民歸於明而已矣。究之於道無涉也。道在於無爲也。故古之善爲道者。不欲使民趨於明。將以愚之。使民常安於無知無覺之中。庶幾僞妄不作。

而渾渾噩噩。我得端居而默拱矣。

民之難治。心以其智多。動則亂。易昏。故以智治國。國之賊。覺亦

有念

又曰。上古之世。無懷葛天。民風何等淳厚。何等渾樸。御世者不煩而自就理。三代而下。世風澆薄。人情徇僞。蓋苦於難治久矣。而要其難治之由。實緣於多智。智則譎張爲幻奸。究叢生。而文網雖密。不足以羅之矣。夫民既以智而難治。則智其當絕也明矣。尙可以智爲之倡乎。苟以智治之。則不惟不愛國。且害國矣。非國之賊而何。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道之以德。其民有餘。知此兩者。亦楷式。道貴

行爲能知楷式。抱虛是謂立德。教世法能知楷式。守中是謂立德。父立德深矣。遠矣。愈寬愈遠。與物反矣。不與萬法爲侶。乃至於大順。逆行順化

又曰。誠不以智治國。則渾淪無爲。國之福也。彼以智則賊國。不以智則福國。知斯二者。尚不可以爲楷式也乎。要之楷式非他。無爲之德也。玄也。夫德謂之玄。則至深矣。至遠矣。與物相反矣。何言之。世人尚智。聖人尚玄。反而用之者也。尚智則徇欲忘理而多逆。尚玄則默運潛移而自化。順之至也。故曰乃至於大順。

後已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心爲萬法之王。以其善下之。虛而能容寂而能

不故能爲百谷王。異派是以聖人欲上民。使人必以言見之。示之無欲先民。

同歸使契乎道

必以身後之。

能忘其心知道

下之。以無欲先民。

使契乎道

必以身後之。

能忘其心

光垣帝君注曰。江海巨津也。而百谷朝之。以其王也。

要其所以爲百谷之王者。以其勢處於下。衆流歸之。

書曰。江漢朝宗於海。非善下而能王。若是乎聖人有

悟於江海。知人之不可據上也。而必以言下於人。其

下愈卑而下者上之。已高不可仰。知人之不可漫先

也。而以其身後之。其後彌遠。而後者先之。已軼不可

追。究之聖人非有意於下之後之也。道本如是。則其

居上與先者固卽存於下之後之中也。道也。

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道大處前而民不害。性空是以天

下樂推而不厭。

中心悅而誠服

以其不爭。

不與物競

故天下莫能與

之爭。

自然無礙

又曰。第上矣先矣。而居上者勢患重民。居先者勢患害民。聖人雖上而不自尊貴。何重於民。故民亦不受其重。雖居先而不自謂無前。故不害民。而民亦不受其害。於是乎翕然歸之。羣焉戴之。共推以爲有道。而絕無厭棄之心。悅而誠服。莫敢不享王矣。而要其不上而下。不先而後。皆此不爭之心。與天下相忘故也。語云。仁者無敵。聖人既不自處於爭。則凡爭者不惟

不忍與之爭。且不能與之爭矣。此道之所以貴下與後。而聖人則之者也。

三寶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惟道獨尊似不肖。

如愚夫惟大故似不肖

無可議擬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可比便小

光垣帝君注曰。天下之至大者。莫道若矣。聖人奉道以爲依歸。則天下之至大者。亦莫聖人若矣。世人大道則亦因大聖人。故皆謂之大。然雖謂之大。而竊疑其渾漠相處。絕不見有震動恪恭。若一無所肖者。然故雖大之。而又以爲似不肖也。夫旣大之。而又不肖。

之亦何畸輕畸重之若此耶。然無足怪也。不肖始大
樂刑政之間。斤斤以求合。沾沾以急功。則是驩虞雜
霸之爲。蓋渺乎其細久矣。

我有三寶持而寶之。道不一可離一曰慈。專氣如嬰二曰儉。少私寡慾三
曰不敢爲天下先。退藏自牧夫慈故能勇。其力大儉故能廣。其量
深不敢爲天下先。心廣體胖故能成器長。

又曰。夫聖人之所以大而不落聲色者。以其有三寶
故也。持此寶而重之。則揮絃就理。何事作爲。是卽王
天下三重之謂。三者何。一曰慈。慈忍也。謂慈忍而斂。

也。其二曰儉。儉約也。儉約而不敢肆也。三則曰不敢爲天下先。卽以身後人之說也。人特患失此三寶。而不能慈且儉以先人耳。果能慈忍而有濟。則以有守發爲有爲。勇何如也。果能儉約以自斂。則能發必自能收。廣何如也。果能不敢爲天下先。則後人者必居其前。不以力強。而強固已多矣。是渾樸之器也。卽大成之器也。成是器而與天長存可矣。

今捨慈且勇。遂物捨儉且廣。貪嗔捨後且先。急欲死矣。不見夫慈以戰則勝。仁者以守則固。靜以待之。天將救之。惟德以

慈衛之。日仁

守位

又曰聖人三寶若是今或從而反之捨慈以就勇也
捨儉以就廣也捨後以就先也是三者皆有取死之
理其不入於死者幾希今且就慈一端言之小不忍
者亂大謀臨事懼者无祇悔慈忍則不敢輕敵而量
敵故以戰則必致勝且慈忍則必內謀之密外謀之
周而敵乘無隙守何固也蓋是慈也天所與也天將
救人於塗炭之中恒開廣聖心之慈以爲斯民之衛
乃聖既衛民而被其慈者亦從而衛之慈之可寶何
如也而信與不先可例推矣

配天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

慈和

善戰者不怒

寬泰

善勝敵者不爭

安穩

善

用人物爲下

小心翼翼

光垣帝君注曰士戰士也行列之中以怯爲勝惟能
怯斯以勝敵而不恃夫赳赳桓桓之武也善戰者以
義制兵可進則進不注於進可殺則殺不注於殺而
無所用其怒而善勝敵者恒以兵爲不得已之爲雖
戰而有矜心初無所尚其爭也至於用人之善亦初
無他術也冲而抑之約而斂之善下而已。

是謂不爭之德

好是懿德

是謂用人之德

天理自見

是謂配天

高明

古之極

大道乃明

又曰言此不武不怒不爭而善下也皆德也德而不自有其力則且以用人之力矣渾渾而蕩蕩噩噩而巍巍是尚不可以配天而與古爲徒至極而無以復加也哉

立用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

託已設義

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任他爲主我爲賓

不敢進

寸而退尺。

分寸之間進退火候

是謂行無行。

莫慘於志鎮鄉爲下攘無臂不得

已而後起仍無敵。

一陣交鋒

執無兵。

兩枝慧劍埋真土

光垣帝君注曰道德尊經八十有一篇其言兵者數

篇。非好談兵也。所以甚惡用兵而垂戒也。此篇通體雖是說兵。實以喻道。讀者勿以文害辭。辭害義也。用兵有言。猶云古之用兵者。曾有是說。主則制敵之謂客。則應敵之謂。制敵則尚武。尚爭。應敵則不過。數衍應酬。期無敗覆而已。故善戰者。不敢爲主。而爲客也。進寸則其進無幾而已。居然進矣。若退尺。則退之惟恐不遠者也。不主而客。不進而退。皆所謂守柔。守虛。而無或強與實矣。凡軍行者。必有行列。而攘臂以爭之。因敵以仍之。持兵以執之。若爲客與爲退。則不陣而行之。如無行也。不爭而攘之。如無臂也。不戰而仍

之如無敵也。不勇而執之。如無兵也。退而爲客。其知道乎。仍就也。詩云。仍執醜虜是也。

禍莫大於輕敵。

守城野戰
要防危

輕敵則幾喪吾寶。

恐喪吾家
無價珍

故抗兵相加。

縱橫順逆
沒遮攔

哀者勝矣。

飲酒戴花
鬼神哭

又曰。由此觀之。兵者禍也。用兵而輕敵。尤禍之禍也。

故禍莫大於輕敵。一輕敵。幾喪失吾寶矣。寶卽上篇

三寶之寶。如是而奈何獨恃力以尚強乎。故當抗兵

相加之時。能時切哀矜之心者。方爲愛人之至。而不

欲勝人。常制勝矣。誠卽用兵之道。以悟立身之道。道

不遠矣。

知難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惟心而已甚易行。惟道而已天下莫能知。不知無心莫能行。不知大道

光垣帝君注曰。天下平近淺淡之處。卽精深微妙之所存。道本平近淺淡者也。以此道而發爲言。吾言甚易知。以此道而見諸事。吾事甚易行耳。易知則宜盡。人能知矣。易行則宜盡。人能行矣。而天下卒莫能知與行者何哉。以平近淺淡之不足知。不足行故也。而求之於精深微妙。則反失其知與行。嗚呼。其亦不思甚矣。

言有宗

物有本末

事有君

事有終始

夫惟無知

冥然

是以不我知

夫復何有

又曰。由是論之。與其言之無稽。何如簡默之爲貴也。

言本有宗。離乎宗者非言也。與其行之不軌。何如樸

率之爲貴也。事必有君。背乎君者非事也。我知宗而

言之易。我知君而行之易。世人不知宗與君。因以不

知我。是皆人之無知也。人旣無知。則亦安能知我乎。

宗君卽主宰之謂。

知我者希

孰是知音

則我貴矣

孰肯承當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衣錦

尚納韞
橫而藏

又曰。夫人不我知。患在我乎。亦患在人乎。是惟知我

者希。則我愈尊貴矣。神聖之詣。豈尋常之耳目所能窺。其萬一者哉。所以古之聖人。闇而章。簡而文。溫而理。美在其中。外觀不耀。其被褐也。若不異於尋常者流。而所懷之玉。則固已抱寶弗拭。彌斂而彌越也。

知病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真不知知病妄

曾煉帝君注曰。大道廣大精微。卽知之猶恐膚末。何況無知。是則知者求道從入之途也。第知則知矣。而不可存一知之心。着一知之見。故凡能知而不自以爲知者。最上乘也。若徒得其膚末。而於道全未深知。

則亦不知之類而詬詬自謂有知則是病而已矣。

夫惟病病

惟恐有知終無妄知

是以不病

終無妄知

又曰。由是觀之。不知而以爲知。是生人切已之病也。

誠以此病爲病。則必能曰求其所未知者。以底於知。

之盡。而欣然若歎。一如無知方與道相符契。則亦何

病之有。

聖人不病

塵淨先生以其病病一念不存此性乃見是以不病三界惟一切

惟識

又曰。企此者其惟聖人乎。蓋聖人無子智之病者也。

而不病由於病病。則是道無爲。聖人之知亦無知。無

無有無。有有無有。此其所以德契鬼神。而靈關朗照也。其不病職是故耳。

愛已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不能究心大威至矣。

生死事大

普煉帝君注曰。人之有性。本自挺然高出物表。雖無威可畏。無儀可象。而位天地。育萬物。正有大威者存。第人昧於吾性之貴。而以死生得喪之故。橫於胸中。則凡有操生死之權。握得喪之柄者。鮮不俯首而畏其威。而所性之威。反不克立。苟能一死生。齊得喪。不見有威可畏。將煉形以煉神。煉神以煉性。而超出乎

死生得喪之外。則大威固不求而至矣。

無狹其所居。

身藏世界

無勞爾形無搖爾精

夫惟不厭。

洗心

垢滌是以不厭。

神自居之

又曰。大威如是。則可知性地廣濶。人當卽其廣濶而安宅焉。而無容狹隘其規模也。不知者遂於紛華靡麗。從而狹其所居。不亦可憫之甚乎。夫不知而狹。固失性矣。其有知之者。以紛華靡麗之害性。而以爲此害性之物。總緣此生以招之。而欲絕其物。因並厭其所生。夫生亦不可少也。倘皆厭生。宇宙間無人類矣。

聖人知之。而旣不狹其所居。亦不厭其所生。夫惟不

厭。是以雖住生於世。而所性冲然。萬物樂附。初無有厭斂於天下也。故曰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虛能自愛不自貴。人人本有生白。

箇箇不無故

去彼取此。

去彼見貴。取此知愛。

又曰。恒流每苦不自知。卽或自知亦不能不亟於表著。每苦於不自愛。卽或自愛。則未有不侈然自尊者。是皆昧於大威者也。大威有不見之見。有不貴之貴者。存。聖人知其然也。是以自知而不自見。自愛而不自責。故去彼取此。彼指狹居厭生言。此指不見不貴一言。去取之間。嚴於彼此。如是。

任爲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剪除。勇於不敢則活。守雌。此兩者。能殺或

利或害。

禍福昭然

天之所惡。

貴無所用

孰知其故。

天道無知

是以聖人抱一此兩者。能活或

猶難之。

堯舜其猶病諸

普煉帝君注曰。勇者美德也。而人恒以敢敗之。遂致美者不美。故負此勇而濟以敢心。則捐生輕鬪。勢將不免於殺。反是而勇以不敢之心處之。則守柔守怯。動出萬全。希不存活者矣。此兩者。或利焉。或害焉。乃常理也。然天下間。有因敢而活。不敢而轉死者。類出乎常理之外。人不克解。則搔首以問天。而天之好固。

不可知。卽天所惡。亦無從而知其故也。是以聖人有

見於天道隱微。而猶難乎其測度焉。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自然神化

不言而善應。

動應以時

不召而自

來。

負陰向陽

禪然而善謀。

無爲而成

又曰。要之天道大公至正。不怒而威。隱而顯。神而靈。不遺不禦者也。所以凡物尚爭。不爭則不克勝。而天則無所爭也。乃萬物無弗聽命。其善勝也固已多矣。天不惟不爭也。而亦不言。雖不言而應之者無有或爽。時行物生。曾有愆乎。曾有窒乎。且不惟不言也。亦無所用其召。抑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蓋不召

而已臨在上質在旁矣而且與地並其大生廣生之功。生日月生星辰生山水其爲人謀也無弗周緻蓋

又繩然而善焉繩卽聯絡不絕之謂。

天網恢恢。

何物不在此道之中疎而不失萬物之內

又曰夫旣不爭不言不召繩而謀也天之於物亦何周密而無間乎乃或有因一二死生得喪之事稍出常理之外者遂以爲天之網恒多疎也而不知微倖者不可常彰報者恒在遠書曰惟天聰明詩曰日鑒在茲天之網蓋恢恢廣大而無或有逃其鑒察者福善禍淫雖疎而究未有失也。

制惑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念死道全奈何以死懼之。

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普煉帝君注曰。民情所惡者死也。曷言乎不畏。曰謀生之計過也。聲色貨利。凡可以厚生者。有其得之。雖至死亦不恤。夫何畏死之有。而在上者。不知其所設者。皆民之所甘蹈者也。如之何其以死懼之也耶。

若使民常畏死。惟貪生不知死而爲奇者。素隱行怪吾得執而殺之。

安能肯殺心孰敢。

又曰。若使民知養生衛生之道。則必常能畏死。不自

戕賊其生。而其中或有越乎道德而爲奇淫者。則吾得執而殺之。殺之正所以畏之也。殺一人於以畏億萬人也。孰有敢蕩越心志。而甘害其生者乎。

常有司殺者殺。

心爲司殺能絕有念

又曰。司殺者天也。言民有取殺之事。而司殺者從而殺之。是天本欲殺之也。我卽奉天命以殺之。非我殺之。仍天殺之也。

夫代司殺者殺。

他心雖同不可代

是謂代大匠斲。

纔生思惟勞而無功

代大匠斲者。

事物之來情慮之及

希有不傷其手矣。

輕弄命寶後必有灾

又曰。若天未欲殺。而我從而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之。

矣。殺不在天。而代殺者殺也。是猶代大匠以斲之矣。
夫大匠善斲者也。善斲者自無或傷。代而斲之鮮有
不傷其手者。代斲而且傷其手。豈代殺而不自殺其
身乎。感應篇云殃必及身。此之謂耳。

貪損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人不以其上食稅之多。以其心之念不已。是以饑。所以道。
民之難治。人之不以其上之有爲。以其心之事不停。是以難治。所以不得道。

普煉帝君注曰。國之大計在農。民之大本在食。而往
往不免於啼飢者。以上之賦稅過多而妨其食也。稅

其食卽奪其食也。夫安得而不飢。斯民共秉是性。則亦共秉此道。從令如流。固其所也。而往往梗頑之不克治者。良以上昧於無爲之化。而多方作爲以震動之。則民亦相率而趨於紛紜。不克靜矣。不靜而尚可以治乎。故曰難治。

民之輕死。人之不以其心之是以輕死。

合道

以其心之情不盡

是以輕死。

所以不合道

又曰。卽此推之。順治者則未有不重其死者也。乃有不以爲重而輕之者何哉。蓋以求生之厚。苟有可以利生。雖陷危亡而弗恤。故視死如歸。咸從而輕之矣。

則甚矣。生之途。卽死之途也。身旣陷於死矣。雖厚亦何以爲生哉。

夫惟無以生爲者。勇於忘我是賢於貴生。

所以得道

又曰。夫惟無以生爲者。不存一生之念。不設一厚生之想。而可以生。可以無生。全不知有其生。則是忘生以生。而生之所全多矣。豈不賢於彼後生以貴生者哉。

戒強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

水結成冰

其死也堅強。

冰消卽水

萬物草木之生

也柔脆。

水流在海元

其死也枯槁。

月落離天

故堅強者死之徒。

死者生
之本

柔弱者生之徒。

生者死
之基

普煉帝君注曰。大道尚柔。柔者虛無之作用也。而柔之中有至堅者存。故柔爲上人之生也。能昧乎此。而立身一出於柔弱。則精氣神結而不散。其死也必能堅強。而不至與草木同腐。蓋萬物草木之生也。亦未嘗不柔脆。而死卽至於枯槁者。無所以爲柔者也。君子鑒於齒敝舌有。則知堅強以自負者。有取死之道。死之徒也。柔弱以自處者。有生之理。生之徒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

心雜則道愈遠

木強則共。

念頭不已

强大處

下。

沉淪

柔弱處上。

升騰

之象

又曰。夫堅則必折。強則必死。故凡用兵。不知守柔而恃強以爭。則必不能取勝。譬之於木。柔穉者工師弗責。若自拱抱以逮干霄。不謂不強。而斧斤之入。羣然伐之。則是其強。徒以供人之斬伐已耳。由是觀之。强大者必折。柔弱者多全。然則必折者不居其下乎。多全者不居其上乎。至理彰彰如是。而人乃貴堅強而恥柔弱。抑獨何耶。

天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心性有力

普煉帝君注曰。道不可名。其可名者天也。道不可見。

其可見者天也。而可名究不可名。可見卽不可見。則

不得不罕譬而喻之。其道殆有如張弓者然。

高者抑之。

省思慮

下者舉之。

奮精神

有餘者損之。

絕嗜欲

不足

者補之。

養冲和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虧盈益謙

人之道。則不然。

反是

損不足以奉有餘。

貪其所愛忘其自然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

損已下。
益人惟有道者。

傲天

又曰。曷以言乎猶張弓也。蓋弛弓者尚角。張弓者尚

筋。總以端平正直爲準。故於高者則從而抑。卑者則

從而舉。於其有餘處。則不得不損以汰。於其不足處。

則不得不與以益。凡此抑之舉之。損及與之。是皆張

弓之道。而卽以取譬於天之道。何弗然也。蓋天道至公。天心最慈。其於人也。類損有餘以補不足。若人則私而多忍者也。損益之數。恒與天反。每多損不足以奉有餘焉。而要之人道之所以異於天者。以其有已之見存也。有爲已有。餘爲已餘。遂不甘持以與人。此其所以去道恒遠。夫孰是能舉已之有餘。以奉天下者乎。是必爲有道者能之。而去道遠者。固不克稍及其萬一也。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存心功成而不處。率性其欲不見

賢邪。損之

又損

又曰旣舉有餘以奉天下。則亦道可恃而名可處矣。
乃有道之聖人。多爲之而不自恃。雖功成而不敢處。
夫何故。以道固無爲無名者也。無爲無名。則是無賢
也。道旣無賢。賢烏乎見。然則聖人之不欲見賢。豈非
體無爲無名之意也耶。

任信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人之生也。莫過於水。心也。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棒打不開。則天道乃見。其無以易之。情念死矣。故柔勝剛。心有力則無。
情念自消。弱勝強。心無。
言聖人知之。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藏心不見。一身之主。受國之不祥。

是謂天下王。藏身不靈
萬法之先正言若反。正言合道
而反俗

普煉帝君注曰。傳云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是天下之最柔弱者。莫過於水。而貫金觸石。穿崖潰山上邱阜。下江河。其攻堅強也。往無弗克。莫有能與角勝。而從而易之者。則是弱能勝強。柔能勝剛。其明較也。天下人亦莫不知之。而究莫能行之。宜乎蹈死於堅強者。比比也。而要之人之所以不爲柔弱者。以柔爲受垢之階。而弱爲不祥之德也。是何未奉教於聖人乎。故聖人云。受國之垢。則是謂社稷主矣。受國之不祥。則是謂天下王矣。乃聖人正言之。而世人每以柔爲垢。

以弱爲不祥。與聖言恒有相反。抑獨何哉。

任契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階欲殺身必有餘怨。情念、不斷、安可以爲善。何以見道。

普煉帝君注曰。聖人與人同自道生。厥有恒性。性卽道所賦也。識得此性大同。均可渾然相與。而旣無所爲德。亦安有所爲怨。此聖人之所以出而與天下渾也。而不知者。謂人情之多怨。皆因不能和之之故。於是從而調和其大怨焉。第和則和矣。而怨之之心。終未嘗忘也。強以和之一時。暫釋踰時。又將復然。其不至有餘怨也。少矣。是安得謂之善和其怨者乎。

是以聖人執左契。

正念現前

而不責於人。

勿與物競

故有德司契。

以心契心執其信約

無德司徹。

自非寂照

何能渾融。

又曰。契卽文券合同之類。彼此各藏其半。有事則取

以相合而爲憑者也。言世人之所以觖怨不解者。緣

於昧性以求妄。而馳逐於名利之場。無有人從而默

化之也。惟聖人淡泊以明性。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與

人相安於無爲。相渾於無心。使天下盡去妄以求復

性。迨性復而妄捐。莫不曠然自得。油然相與。而怨無

從生。是猶之聖人執其左契。而人皆以右契來合。兩

兩相印。初未嘗有責於人也。而感者不介而孚矣。此

所謂有德則司契。而無德者家爲之喻。戶爲之曉。盡人而召之。盡人而止之。雖通徹以治理。不終勞苦。而罔功乎是之謂無德。則司徹也。徹訓通。

天道無親。

靈光獨耀。逆脫根塵。常與善人。無失。

又曰。聖人司契如此。則其有契於天心也明矣。惟天

虧盈。惟天福善。大公至正。固無所爲疎。而亦無所爲親也。善則是與而已矣。天不與聖人。而將誰與也哉。

獨立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大智光中

普煉帝君注曰。此章是太上治世心法。本領俱寓於

此太上生當文勝之時。急欲返之於質。故竊願得小國而寡民者一治之。是亦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謂。亦卽如有用我其爲東周之意。

使有什伯

可養

人之器而不用

其國太平

使民重死

一念不生

而不

遠徙

念念在茲雖有舟車

三車來往無所乘之

實無來去

雖有甲兵

負符無所陳之

六根清淨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信是道之源

又曰。有國有民。將何道以治之。曰。將以愚之而已。後世覺民於智。民智一生。萬妄將作。而負才者恃才。厚生者輕生。不馳逐於商賈。卽肆志於甲兵。而古處之風杳矣。惟常使之相安於無爲。卽有什伯人之才器。

而不表見以求用於當時。亦使之固於方隅。重於性命。而不肯輕去其鄉。雖舟與車。莫不供給。而無所遷徙。則亦莫有乘之者矣。雖甲與兵。罔弗具備。而舍強就弱。則亦安有陳之者乎。充斯治之。則是書契徒爲滋擾。正不若太古之初。結繩而治之者。古道爲堪復也。

甘其食。味道之腴美其服。受道之庇安其居。處道之安樂其俗。樂道之和又曰。民風渾噩若是。亦安有所爲衣食之甘美也乎。又安有所爲居俗之安樂也乎。而不知食難盡甘。見以爲甘。則甘之矣。其食固自甘也。服難盡美。見以爲

美則美之矣。其服固自美也。居難盡安。而俗難盡樂。見以爲安與樂。則安且樂之矣。其居其俗。固自安也。樂也。四其字要理。曾益卽渾噩之民所自有也。與不改其樂。其字同義。

鄰國相望。心心相照雞犬之聲相聞。照見五蘊皆空民至老死。灰心絕念不相往來。如如自在

又曰。對國而言。則有鄰。言民苟甘食美服。安居樂俗。如是。則共處於不識不知之天。而無所用其周旋矣。故雖相望有鄰國。相聞有雞狗。而爰居爰處。得安生業。彼此無求無與。雖至老死。可以不相往來。則淳風。

沕穆省却多少紛更滋擾。治國之道。無踰於此。

顯質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淡而
不厭

美言不信。

甘而
悅人

善者不辯。

訥言
敏行

辯者不

善。

巧言易
以招尤

知者不博。

守元得一
明理達根

博者不知。

通於物務
事多則惑

普煉帝君注曰。信誠實也。誠實之言。有根本而無枝

葉。固不足以悅人之耳。未見美也。而不美實有至美

者存。若多事美言。或秩秩。或娓娓。是誠美矣。而言不

由中。徒滋圭玷。亦安取是不信爲哉。推之於善。果有

美之在中焉。用辯論以自炫。而喋喋好爲辯給者。是

佞而已矣。未見爲善也。况大道只要能知。知則貫。貫

則該其焉用博。苟沾沾於多學而識，自謂能博究之窮大失居。其所知固甚黯也。不可謂之知也。

聖人不積。

聖道運而無所積

既以爲人已愈有。

如鑑之照而不疲

既以

與人已愈多。

如井之汲而不竭

又曰夫所貴乎不美不辯與不博者。以道一而已也。聖人知其然。常抱此一以自守。而不多積以求炫於世。要其一可卷而藏。卽放而彌者也。本此一以爲人。是卽以己所有者爲之也。而取之不窮。已愈有焉。本此一以與人。是卽以己之多者與之也。而用之不匱。已愈多焉。

已愈多焉。

天之道。利而不害。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聖人之守

位曰

又曰於此而更悟天之道矣。天能利人。亦能害人。而能害不害。惟物是利焉。此天之所以爲天也。道也。於是而更悟聖人之道矣。天下能爲者。未有不爭。而能爭不爭。爲運於無爲。是聖之所以爲聖也。亦道也。道在不爭。道在不害。而歸本於不積。不積則亦不博。不辯不美焉。道本沴穆。仍還他一箇沴穆。知聖者。其天乎。則天者其聖乎。嘻。太上之言道也至矣。蓋蔑以加矣。

太上道德經解後跋

余少學時。與釋者佛印遊。頗得禪機三昧。嗣後凡見梵
典。罔不了然心胸間。而於道德之學。則未之有得也。迨
後以黨籍見謫嶺表。時與木石鹿豕居遊。一日登廻鶴
峯。見有黃冠拍板唱歌而來。向余長揖曰。公學富矣。亦
曾見道德尊經乎。余曰。嘗讀之能解道德尊經乎。余曰。
略解之。黃冠因哂不置。謂余曰。解則解矣。略解何言也。
倏忽不見。因悟黃冠乃異人。而未叩其姓名。閱兩載恩
詔回京師。黃冠之言。未嘗一日忘。每欲將道德經研窮
作注。而政務紛擾。迄無成就。嗣得余弟子由敬注尊經。

一帙繙閱之餘。不覺起敬。起羨。以爲此注一出。當無復有出其右者。而今乃見

八洞仙祖合註。異體同心。同心同筆。同筆同妙。分明八洞之文。如出一人之手。倘所謂合同而化者耶。自有此注。而諸注可無庸矣。自有此注。而尊經益昭垂不朽矣。余忝列仙末。旣獲見宏文。而捧誦之。因詳述所由而敬跋之。

蓬萊大吏列仙領班蘇軾敬跋

太上道德經解後跋

道德尊經。乃洞真秘典。非至人莫能窺其奧。非至義莫能闡其文。人人皆知是經之義。以靜爲本。以虛爲用。以無爲爲爲。以無事事事。運在玄牝。妙在谷神。而其實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舉凡家國天下之要。身心性命之本。以至萬理萬事萬物萬殊。皆莫踰焉。是猶太極然範圍億天而不外。任人各証境界自別。千變萬化。統於一極。天地因之以運行。日月因之以昭明。時序因之以和順。聖佛因之以統同。任舉一義。總含無量義。此
李佑上帝。所以於分疏之外。又有闡義之作也。昔

觀音大士云。道無名法卽道。卽道卽法。

太上云。專炁致柔。此卽是正法。得此法道在斯。專者一也。致者極也。專一其炁。動靜無紛。則靜之又靜。斯可致極於柔。若少有不專。則靜而不靜。非柔而近於剛矣。非法也。爾法子。咨修須體此三昧。宏教恩師云。菩薩慈訓。仙佛合乘。此爲無上法語。可卽此爲尊經注。可卽此爲功修寶。要知逐日講求。只

菩薩一爲點出。經中一言。便澈上澈下。無妙不入。斯真卽一義含無量義証也。爰敬述之爲全經注脚。

廣化弟子惠覺謹誌

太上道德經解後跋

嘗攷古今注道德經者不下八百餘家。然或空論義理。或附合金丹要皆專主所見未能洞會本源夫。
太上爲大道之祖。萬法之宗。一切佛仙賢聖皆從此出。
正如

曰麗億天容光必照大者見大小者見小。蓋自乾坤開
肇而代代化身。初三皇時爲萬法天師中三皇時號盤
古先生又爲有古大先生后天皇伏羲時化身號鬱華
子女媧氏時化身號鬱密子地皇神農時化身號大成
子人皇軒轅時化身號廣成子少皞時化身號隨應子。

顓頊時化身號赤精子。帝嚳時化身號錄圖子。帝堯時
化身號務成子。帝舜時化身號尹壽子。夏禹時化身號
真行子。商湯時化身號錫則子。特未有誕生之跡。至商
十八王陽甲十四年分神化炁寄胎與玄妙玉女八十
一載。至商第二十二王武丁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誕
跡于楚之苦縣瀨鄉曲仁里。母降左腋攀李指姓。名耳
孚伯陽。號曰老聃。是爲后天老子。在商湯爲守藏史。在
武王時爲柱下史。至周昭王二十三年西出函谷關令
尹喜留至福地著此五千言。今得

李祐上帝逐句詮解妙徹玄微。著字無多。選言居要。又

得

八祖合注理無不賅義無不貫平正通達一洗從前支離附會之說真堪與經並垂萬古矣今同人共將全書宗正重加釐訂小子校繕是經謹跋識數語于簡末云純陽法嗣正化子恩洪敬跋

